

## 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後期的演變 ( 1920-1922 )

葉惠芬

### 摘要

民國7年（1918）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而崛起於北方的陝西靖國軍，因與北洋軍閥進行長時間的周旋對抗，成為眾所矚目的護法武力。惜在仍大有可為之際，重要將領胡景翼卻遭陝督陳樹藩拘囚於西安，對靖國軍軍力的整合及發展而言，實為重大的挫敗。所幸在胡遭囚西安的兩年中，在總司令于右任及其他各路將領的努力下，靖國軍仍能維持與陝陳的持續對峙形勢。

民國8年胡景翼獲釋，重任靖國軍總指揮，靖國軍邁入另一個新階段。由於曾經歷西安拘囚的人生巨大變化，他對靖國軍與陝局的未來走向，已經有著與過去不同的視野與思考。而與此同時，直系大軍入陝，取代原屬皖系的陳樹藩，也使靖國軍的前途面臨更嚴峻的考驗。為了結束持久綿延的戰禍，解除飽受戰禍的陝民苦難，也為了陝局的安定發展，胡選擇領導靖國軍接受直軍改編。

從獲釋返回三原至領導靖國軍易幟受編為止，胡景翼可謂為靖國軍後期最具關鍵性的人物，本文擬以胡為主軸，探討西安拘囚的遭遇如何影響日後他對解決陝局的思考，而這些思考，又如何影響他在靖國軍轄區內的治理及擴張？以及在反易幟受編的強大壓力下，他如何化解各項

阻力，一步步的實踐靖國軍易幟受編的決心。

關鍵詞：胡景翼、陳樹藩、西安拘囚、直軍入陝、靖國軍易幟之爭

# Hu Jing-Yi and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at Shaansi

Yeh Hui-Fen<sup>\*</sup>

##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 initiated by Sun Yat-Sen in 1918,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at Shaansi abruptly started a war to combat the Northern Warlords for a very long period. It became one of the strongest forces in protecting the Constitution.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however, one of its high ranking officers, Hu Jing-Yi, was imprisoned at Xian by Chen Shu-Fan, the governor of Shaansi. It was a big blow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Fortunately, within the two years Hu was imprisoned,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y, Yu You-Ren, with the help of other officers, was able to lead the Army to confront Chen for some time.

In 1920 Hu was released and returned to the Army as the General Director, propelling the army to a new stage. The two years in prison gave him new insight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Army in the future and the situation of Shaansi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Hebei Army also entered Shaansi and replaced Chen's league which ruled b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Anhwei Army. This was a new ordeal to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In order to end the long-lasting war, to release the people from sufferings, and to bring a stable situation to Shaansi, Hu decided to let his Nation-Pacifying Army be reorganiz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Hebei Army.

Hu was definitely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Hu's mindset,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occurred when he was in prison to the

---

<sup>\*</sup>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processes when he changed the banner of the Army to that of the Hebei regime. Not only had he undergone many struggles within himself, he also endeavored to resolve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his army to the Hebei regime.

**Keywords: Hu Jing-Yi, Chen Shu-Fan, imprisonment at Xian, the entrance of the Hebei Army into Shaansi, the struggle in the change of the banner of the Nation-Pacifying Army**

# 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後期的演變

## ( 1920-1922 ) \*

葉惠芬\*\*

### 壹、前言

民國 6 年（1917）復辟亂事雖迅告平定，但開啟的南北對立影響民國政局之大不言可喻，除了南北間激烈的戰事之外，兩方又各自內部問題叢生。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無疑是尋求解決政治困境的一種努力，然而護法在西南即已阻力重重，遑論對付北方。因此樹立護法旗幟的陝西靖國軍（以下簡稱靖國軍）能在北洋軍閥環伺的惡劣環境中，持續與軍閥對抗，並希望在西北傳遞革命火種，成就西南護法的偉大志業，即使最後終歸失敗，也是極端難能可貴。

靖國軍是民國 7 年 2 月由革命黨員出身的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創立，但為壯大聲勢，成員日趨複雜，為樹立統一的指揮中心，以協調各路靖國軍，8 月 8 日迎接革命元老于右任出任總司令。然而于一以毫無實力的文人，領導各路將領與強大的軍閥相抗，無疑有其限制，更何況部分靖國軍軍紀不彰，或搶掠人民，或勒種煙畝，其盜匪行徑使百姓苦不堪言，甚至連累整體靖國軍的聲譽，招來「兵匪不分」的嚴厲批評。

民國 8 年南北和議時，擔任陝西劃界代表的張瑞璣<sup>1</sup> 屢屢指斥靖國軍為

---

\* 收稿日期：2011 年 4 月 2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 年 6 月 22 日。

\*\* 國史館簡任協修

<sup>1</sup> 1919 年南北和議召開後，陝督陳樹藩仍違抗停戰命令，備戰不休，南北雙方乃集中於陝西問題的討論，甚至造成和議的暫告停頓，最後雙方決定依據蘇督李純所提畫定區域，各擔任剿匪衛民，毋相侵越的辦法，推派張瑞璣赴陝監視停戰劃界，以息紛爭。見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 8 月 1 日，

匪，引發靖國軍方面強烈抗議。但他仍有一項客觀的觀察，云：「查陝省軍匪不分，近來土匪蜂起，如北山曹老九等皆借名靖國，占據滋擾，三秦人民疾首痛心，惟述及胡景翼軍隊則感贊不已。」<sup>2</sup> 胡景翼軍隊即靖國軍第四路軍，鑒於他在靖國軍成立及興起的關鍵性角色，筆者曾撰〈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sup>3</sup> 一文加以探討。

可惜在靖國軍仍大有可為之際，胡景翼卻在故市被陝督陳樹藩所俘，自此拘囚西安兩年，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敗，又隔離於靖國軍之外，對靖國軍而言實為一大重創，但兩年之中他用功於經史學問，痛切反省靖國軍無成之癥結，深有體悟，這對他獲釋後的統兵治軍和克敵致勝都發揮了重大的影響。

獲得陳樹藩同意釋放後，胡景翼重返靖國軍擔任總指揮。這一時期，在總司令于右任和總指揮胡景翼的合作下，靖國軍有過一段較安定的時刻，直到直系決定以閻相文<sup>4</sup> 代陳樹藩為督，並率三路直軍入陝開始變化，靖國軍再度面臨路線的抉擇，胡景翼是主張受編的一方，在胡的意志貫徹下，確定靖國軍走向下旗易幟的命運。<sup>5</sup> 易幟意謂著軍權或政權的改隸，如民國 16 年東北易幟眾所熟知，靖國軍的易幟或許無法相提並論，但放棄堅持許久的護法旗幟，也曾經喧騰一時，引發關切。

因此，與靖國軍雖有過西安拘囚的空白，但有幸重返靖國軍擔任第四路司令兼總指揮的胡景翼仍是靖國軍後期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在此階段，關於

---

初版)，頁 431-439。

<sup>2</sup> 「張瑞璣由西安來電」(1919 年 3 月 25 日)，朱啟鈐輯，《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04。

<sup>3</sup> 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2007 年 6 月)，頁 3-42。

<sup>4</sup> 閻相文，字煥章，山東濟寧人。民國 6 年任直隸第二混成旅旅長，9 年任第二十師師長，10 年 5 月署陝西督軍，8 月 23 日服鴉片自殺。

<sup>5</sup> 根據晉南鎮守使張培梅給閻錫山的報告中說：胡景翼等在渭北樹立白旗，寫有「護國軍孫文」字樣，顯示陝西靖國軍與孫中山護法的密切關係。而在民國 8 年 4 月時，胡部田玉潔曾與陳樹藩接洽改插紅旗，以換取胡景翼離開西安，顯示靖國軍如降陳則由白旗易為紅旗。至於後來胡接受直系收編，其旗幟改變多只稱靖國軍下旗或變旗，但未見相關細節的敘述。參見「閻錫山電田應璜陝省咸陽三原白水一帶匪眾萬餘胡團全軍譁變」(1918 年 2 月 7 日)〈護法戰役案〉，葉惠芬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5 月，第 1 版)，頁 317。

胡與靖國軍的變化和發展仍有許多探討空間，如獲得陳樹藩同意釋放，雙方有否協議條件？獲釋後仍然重返靖國軍，持續與陳樹藩立於敵對，雙方的關係如何變化？當直軍入陝時，靖國軍成為直軍和陝方爭取的對象，而胡景翼如何看待雙方？決定易幟受編後，胡如何處理靖國軍的收束問題。為解答以上的問題，本文繼續以胡景翼為主軸，分成拘囚期間對政局的思考、獲釋與重領靖國軍、利用直軍入陝擴充實力、領導靖國軍的易幟等主題，探討他在靖國軍後期的重要經歷與影響。

在史料方面，因為胡景翼的日記除了西安拘囚兩年外多已散佚，究竟拘囚前後的言行有否轉變，並無法從日記直接交互比對，殊為可惜。<sup>6</sup> 日記之外，本文以回憶錄為大宗，這些資料有許多雖為親身經歷，自有其重要的史料價值，但或因作者記憶失真，或傳聞有訛，其中不免有許多張冠李戴或錯誤不實處。所幸，國史館典藏的《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蒐存一些閻錫山與部屬間對陝局的觀察與討論之相關電文，在靖國軍檔案偏少的情況下，可作為本文的有力佐證。另外，部分報紙也有許多靖國軍消息的報導，例如《晨報》有陝西通訊，是陝人在陝地對靖國軍的近身觀察；《盛京時報》也對靖國軍的動向頗付關注。又如《大公報》集中注意於直軍入陝前後的陝局變化，討論靖國軍對陝局的影響力。本文希望在這些相關史料的仔細爬梳與相互參證下，進行比較周詳的敘述與深入的分析。

## 貳、拘囚期間對政局的思考

民國 7 年 9 月 18 日胡景翼為改善靖國軍體質，爭取舊部姜宏模加入靖國軍陣營，卻在故市被陳樹藩所俘，<sup>7</sup> 22 日送達西安，自此被監禁於督署地勢

<sup>6</sup> 由於胡景翼日記大多已於大陸文革期間散失，只留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日記打印抄本 7 冊，約 23 萬字，為民國 7 年 9 月 19 日至民國 9 年 7 月 25 日胡景翼被軟禁西安期間的日記，經章谷宜整理出版，見〈編輯說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章谷宜整理，《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第 1 版）。

<sup>7</sup> 關於胡景翼故市事件的原因、經過及影響，請參見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頁 33-40。

孤立的東北角樓中，幾乎與外界斷了音訊，直到民國 9 年 7 月 27 日獲釋離開西安為止，總計拘囚西安此樓將近兩年。

拘囚之初傳聞紛紜，有云其投敵，或云其遭到誘騙，因胡已無音訊，真相莫明，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只有大嘆：「立生（胡景翼）有目無珠，輕身辱師；六軍將士，恨入骨髓」。<sup>8</sup> 於敵人防地故市被俘，疑點重重，讓胡無法置辯，既已落入敵營，必然遭致誤解，個人名譽受損事小，撼動靖國軍軍心事大，為穩定所部的第四路軍心，進而維繫靖國軍的存續，他隨即致函第四路部下，表明絕不投降，云：「予判決死刑之日，即靖國軍生死存亡之日。」<sup>9</sup> 提醒第四路仍應以討陳軍事為重，切勿為了營救自己，答應敵方的無理要求，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完全以陝省利益及靖國軍的前途為念。不希望這個意外，挫敗靖國軍的士氣。

既然淪為陳樹藩的階下囚，在不降服陳樹藩的狀況下，隨時有被殺的可能，視死如歸的胡景翼立刻記取靖國軍同志武鈞的勉勵：

古語云：「困心衡慮而後作」；又曰：「英雄多阨」。然所以造物如此其刻忌者，正是動忍吾儕心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吾弟達人，不待約言。自能安於時世相造之義，何必汲汲然自恨為哉。……但希靜坐安心，勿躁勿急，作淬礪鍛鍊之資，成扶搖直上之舉，又未始非蒼蒼者之深厚賜哉。<sup>10</sup>

在西安拘囚的兩年之中，不消極氣餒，因此開啟一段與過去倥傯的戎馬生涯相當不同的意外人生。

在拘囚之中，寫日記成為他很重要的功課，在其中他抒發個人的困頓際遇，更用心思考靖國軍、陝西甚至南北的分立局勢，希望民國亂象、南北對立或者陝西紛擾都有改善的希望。以下就日記中他解除民國亂象的思考、改

<sup>8</sup> 「于右任致郭希仁函」，〈靖國軍時于右任的五封信〉，《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1984 年 3 月），頁 86。

<sup>9</sup> 〈胡景翼致鄧寶珊函〉，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第 1 版），頁 295。

<sup>10</sup> 《胡景翼日記》，頁 5，1918 年 10 月 4 日。



造陳樹藩的期望、對靖國軍的反省與檢討分述如下：

## 一、解除民國亂象的思考

在胡景翼眼中，民國成立以來可謂亂象不斷，每當元旦或重要節日，他總會在日記中記下對政局的批評與興嘆。例如民國 7 年 10 月 5 日的陝西辛亥革命紀念日，他感慨：「總統被逐，國會解散，帝制推翻，又起復辟，民國幾一劫不復，今雖不亡，亦不過名分耳。諸先烈志士有知亦當淚下。」<sup>11</sup> 身為革命黨員，他對共和政體維繫最為在意，因此不滿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政府出現刺宋案、帝制、復辟、督軍團等種種亂象，而對復辟派及段祺瑞的督軍團疑懼尤深。

西安拘囚正當徐世昌就任大總統之時，徐有復辟派嫌疑，但徐的上臺意味著段祺瑞的下臺及南北和議的推展，在懼怕徐世昌復辟可能性的同時，卻萬分期待透過南北和議，促成陝戰的結束及南北和平的到來。但是胡景翼很快的覺察到南北兩方各懷私心，各持己見，和議不久即告停頓，而陝局的劃界也在喧囂擾攘中落幕。

出於對陝西劃界的關懷，胡景翼也對南北政局的變化賦予高度注意。他對北洋系段祺瑞惡感頗深，認為其「極力破壞國家，倒行逆施」；<sup>12</sup> 批評與陳樹藩同屬皖系的倪嗣冲、趙倜、張廣建等人為「手段之辣，黨見之深，亦足能使怯者望而卻步也」之類的軍閥。卻也能因山西實施煙禁，廣設學校，出現「承平之治」，而極力稱道晉督閻錫山。<sup>13</sup> 對張作霖、張勳等復辟派，一直心懷疑慮，而對曹錕等直系同樣沒有好感。吳佩孚是閻錫山之外，因「有國家思想而又堅定不撓」，加上在直皖衝突前夕，提出（一）解散安福俱樂部、（二）解散西北邊防軍、（三）免徐樹錚之職、（四）免王揖唐之職，召集全國國民大會等主張，博得胡的稱許。尤其召集國民大會，以解決時局的主張，胡認為可以「明其無私」，而不禁「拍案大叫：賢哉吳子玉！」甚至以他最崇

<sup>11</sup> 《胡景翼日記》，頁 5，1918 年 10 月 5 日。

<sup>12</sup> 《胡景翼日記》，頁 19，1918 年 10 月 18 日。

<sup>13</sup> 《胡景翼日記》，頁 232，1919 年 8 月 29 日。

拜的關公、岳飛期勉吳佩孚。<sup>14</sup>

出身靖國軍，曾為護法運動效命疆場的胡景翼政治立場偏向南方無庸置疑，但西安拘囚期間，發現南方雖然高懸護法旗幟，但「排除孫中山，滇桂內訌，吾國近年以來所以欲亂者，在北則一蟹不如一蟹，在南則惡劣分子攘權奪利，亦猶夫北」的可悲真相。<sup>15</sup> 所以混亂的中國，中央有閹潮，地方有「吳佩孚撤防，湘中恐有戰事；趙倜雖暫不更易，而豫潮亦未平息；粵中桂滇衝突，二李（李根源、李烈鈞）爭鋒，連日戰鬥，血肉狼藉。」此外，又有閩南兵變、陝西陳、許（陳樹藩、許蘭州）對峙，「全國俱成荊棘」，展望未來，胡只有嘆息：「河山破碎如此，民何以堪？」<sup>16</sup>

中國欲振乏力，陝局動盪不安，胡景翼苦心焦思救國之方。民國 8 年巴黎和會，中國在山東問題挫敗，胡反省道：「青島問題失敗，內亂未已，吾人過於安逸，將來恐難盡力中原，收復脫疆，回首一思，不覺淚下，蓋予知匹夫之責未盡，豈有他念哉。」<sup>17</sup> 以天下為己任之胸懷躍然紙上。對陝局的改進也於 6 月 29 日提出基本方針：

吾陝非實行強迫教育，不足以開民智；非崇神道不足以範圍民心。欲經營蒙古，非派學生習蒙語，遊蒙古不可，同時甘肅亦應注意，蓋經營西北初步也。此後吾當注重工業國之富強，非此不可，而兵為消耗的，一時難於整頓，而工業為生產的，尚易於著手也。<sup>18</sup>

提出工業生產及開發西北的重要性，而教育則為最根本途徑。曾寫信友人，要求他們重視教育學生，因為「欲求世事平定，非教育發達，人心正直不可也」。<sup>19</sup> 聽說汪兆銘創立西南大學，胡景翼也贊賞道：「在教育著手，或能補救國家危亡於萬一，而汪之為人必能稱職也。」<sup>20</sup>

<sup>14</sup> 《胡景翼日記》，頁 292，1920 年 7 月 3 日。

<sup>15</sup> 《胡景翼日記》，頁 263，1920 年 3 月 10 日。

<sup>16</sup> 《胡景翼日記》，頁 264、289，1920 年 3 月 18 日、1920 年 5 月 31 日。

<sup>17</sup> 《胡景翼日記》，頁 170，1919 年 5 月 21 日。

<sup>18</sup> 《胡景翼日記》，頁 193，1919 年 6 月 29 日。

<sup>19</sup> 《胡景翼日記》，頁 36，1918 年 11 月 1 日。

<sup>20</sup> 《胡景翼日記》，頁 259，1920 年 1 月 20 日。

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分子，胡景翼也期待學生成為國家社會的中流砥柱，民國 7 年 10 月因為留日學生來電反對徐世昌以非法之選舉，就總統之位，胡倍感欣慰。聽說江西陳光遠部的十一、十二兩師中下級軍官學生甚多，他也認為由此引發變動是值得期待的事。民國 8 年友人林光斗返四川，胡特地叮嚀務必力勸熊克武多用甘肅軍官學生，以便將來整頓西北。<sup>21</sup>

民國 8 年學生愛國的五四運動尤令胡景翼深感雀躍，由於陝西僻處西北，胡到了 5 月 29 日才從《益世報》獲悉因為青島交涉，引發五四學界風潮，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學生風潮辭校長職，胡肯定蔡為「學界偉人，無此人則不足以饜學生之望」。6 月 28 日和 8 月 19 日的日記也兩次提及五四，云：「此次北京學生之反對日貨，不忘國家，擊曹（汝霖）、章（宗祥），比之宋太學生，尤為破天荒之舉，使天下人聞而興起，知公理尚在。」也因五四，讓英、美、法等國願意協助我國，日本也願意讓步，還我青島，胡譽之為亙古未有之盛舉，承諾願繼學生之後而努力，一起在愛國道路上相偕而行，表示：「學生可謂又作予氣，蓋予覺予亦學生也，將來不至亡國時而為伶仃奔走之人，天下人之愛國誠有如予者也。予不禁大聲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萬歲』、『予之事業萬歲』！」<sup>22</sup>

五四運動各地學生掀起一連串的愛國風潮，陝西學生也不例外，民國 8 年 10 月 15 日胡景翼聽說陝西學生總會出版的週報中，有一篇屈武對督軍訓誡之意見書，寫得淋漓盡致，能「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胡因此稱道屈武為「大丈夫」，且因「陝學生有人，不禁喜極而泣」。當他問及此生來歷時，獲悉屈武曾參加學生進京請願，因終日無結果，急切之下以頭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使政府官員驚懼，又感受其誠，因此獲得許多結果。胡欣喜屈武愛國的熱誠及為陝爭光，云：「此次非學生，則政府必出於賣國。有此一舉，可以存國脈一線，可以對外人，可以勵同胞。」<sup>23</sup>

<sup>21</sup> 《胡景翼日記》，頁 159，1919 年 5 月 1 日。

<sup>22</sup> 《胡景翼日記》，頁 173、192，1919 年 5 月 29 日、1919 年 6 月 28 日、1919 年 8 月 19 日。

<sup>23</sup> 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五四運動回憶片斷〉，《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 3 月，第 1 版），頁 860-863；《胡景翼日記》，頁 237，

## 二、改造陳樹藩的期望

靖國軍戰役久戰無功，陝人飽受戰禍蹂躪，為此胡景翼相當自責，因為「自河北起義後，官兵土匪無不劫掠害人，百姓所受之慘狀，為予初所未料及者」。<sup>24</sup> 靖國軍固然被批評為軍紀不佳，但陝軍及援陝軍內部問題也不遑多讓。在西安胡看到許多陝軍軍官違法亂紀、紀律鬆弛情形，大嘆：「命令不行，此陝西軍隊之通病，所以不能稱為軍隊，而直以土匪呼之。」<sup>25</sup> 而援陝的劉鎮華鎮嵩軍、許蘭洲奉軍的軍紀更是令人詬病，胡質疑這樣的軍隊不僅無法臨陣勝敵，而且擾民有餘。

兵匪不分的陝省戰事，已成為陝人沈重的苦難，為減輕陝民痛苦，胡景翼認為陝省當務之急：一為整頓陝省內部；一為停止靖國軍戰事。所以他提醒陳樹藩：「其心腹之患不在河北，在於自己無好官長，不能整頓兵而變亂無已時。」<sup>26</sup> 勸陳樹藩應該儘快改弦更張，整頓內部，停止與靖國軍的敵對。換言之，胡認為陝西問題解決的關鍵仍為陳樹藩本人。

從民國 4 年以來即一路跟隨陳樹藩，對陳的個性了然於心，認為陳雖個性剛愎，但並非不可救藥，所以對陳樹藩與北洋軍閥劃清界線，並回歸革命陣營仍心懷期待，即使「高樓待罪」，還是希望點醒陳樹藩。到西安半個月，他即和陳樹藩談到「以陝西有為之地及有用之人，而不能肅清中原，不免助亂，實為可惜」。<sup>27</sup> 民國 7 年 10 月 20 日在構思解決陝事中，勸陳獨立即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為陳策劃的第一步為先主和，「可蒙蔽北京政府，利用時機，可得許多子彈，而上海機器亦可設法運回」，認為如果滇黔川陝合詞勸陳獨立，陳可能礙於情面，必然回心轉意，進一步形成陝甘聯合之勢，護

---

1919 年 10 月 15 日。

<sup>24</sup> 《胡景翼日記》，頁 7、11，1918 年 10 月 8 日、1918 年 10 月 12 日。

<sup>25</sup> 胡景翼在日記中提到許多陝軍紀律鬆弛的實例。如張鴻遠、姚林翼軍隊不能遵令來省，張寶麟與張鴻遠互爭槍械，劉世瓏、白弋人、張鴻遠等部多逃兵，劉世瓏、張藩劫掠民財或擄人婦女，張金印公館賭博，張寶麟吸食鴉片等等。見《胡景翼日記》，頁 63，1918 年 11 月 24 日。

<sup>26</sup> 《胡景翼日記》，頁 190，1919 年 6 月 25 日。

<sup>27</sup> 《胡景翼日記》，頁 4，1918 年 10 月 4 日。

法成功將是指日可待。<sup>28</sup>

11月20日，為了陝西及大局，胡景翼先與陳樹藩交談許久，隨後又寫一封長信給陳，由於直抒胸臆，心情太過激動一直考慮是否寄出，在信中他表示對當前陝局的憂心，提出為了陝西前途，陳樹藩應為及不應為之事，這也是拘囚西安期間胡對陳樹藩最直接也最完整深入的勸誡，其中希望陳能專心治陝，云：

翼意將陝內部整理好，電奏北京政府，止許（蘭洲）軍入關，然後督軍內自修省，開誠布公、任用好人、清理財政、整頓學校，調查吏治、興辦團練，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政局若有變動，則仍可執西北之牛耳，上中國之舞台。

雖在靖國軍中舉義反陳，但胡景翼認為倘若陳樹藩能與北洋系劃清界限，則陝局仍有可為，對許蘭洲率奉軍入關後可能攫取陝督大位心懷恐懼，他警告陳云：

引狼入室，智者弗為，權一旁落，呼喚不靈，至太阿倒持，則督軍雖有雄才而不得展其大略。……即如督軍所言，許（蘭洲）本無才，然窘賊於臥室之中，終不如拒之於大門之外為得計也。……否則，督軍仍復恃強剛愎，欲自己坐守省城，使客軍臨敵，此萬不能之事。即恃新槍已回，子彈有數百萬，而鳳翔一城非百萬子彈不可下，此次子彈完後，欲北京政府難矣。翼非恫嚇督軍；作鷸蚌之爭，而使漁人得利，智者不為也。

如此為陳樹藩及陝省利益苦思籌謀，顯示胡景翼態度的真誠，他且向陳承諾：

督軍若不念舊惡，欲休兵息民，不□陝西自辛亥以來血戰所得之地盤，以便將來整頓中原，而止帝黨餘孽復辟逆謀。至於整頓內部，翼當竭力服從督軍，招撫掃除，則猶前年之忠勤，想督軍亦能許我

---

<sup>28</sup> 《胡景翼日記》，頁22，1919年10月20日。

自新也。<sup>29</sup>

最後，胡景翼向陳樹藩保證自己並無絲毫野心，所望的只是「百姓能安，不受陸建章當年之痛苦」。等陝局穩定，只希望「求學數年，以便將來為國效命」。

胡景翼的苦口婆心，極力勸導，然最終陳樹藩的回應卻是空言一句「似乎有動於中」，<sup>30</sup> 但從一連串的行動加以驗證，卻令人失望，如 11 月 23 日胡即聽說郭堅的降將李棟才在南仁堡殺害靖國軍總指揮井勿幕，並準備將井的頭顱解來西安，向陳邀功；閻錫山援陝晉軍也開到韓城、邵陽；24 日陳樹藩更明確的向胡表示：「主意若定，即我老子說話我亦不聽！」尤其是對靖國軍的軍事仍緊鑼密鼓進行，許蘭洲的奉軍也於民國 8 年元月入陝，大批客軍入陝，讓陝省淪為一個大戰場。<sup>31</sup> 胡終於知道藉著陳樹藩改變陝局的可能性相當渺茫，自諷的說：「此督軍之所以能有成，亦陝西之所以搗亂也，予實不能，此不及督軍處。」<sup>32</sup>

雖然陳樹藩不能響應南方護法，但至少尚可維持陝省現狀，以免「出陝西地盤，北方無民黨立足，予茲懼焉」，<sup>33</sup> 胡景翼仍主張盡量維持陳樹藩陝督位置，民國 8 年 5 月 16 日胡友人趙鑄鼎來，胡囑其密函和議的南方代表李述膺，云：「陝西李印泉（李根源）不能來；于右任不能如願，則勿去陳伯生（樹藩），而為許（蘭洲）先驅焉。蓋陳猶可好，而許則終無望也。」<sup>34</sup>

對陳樹藩任何有利於陝局的措施，則給予肯定。例如希望能先影響陳部熟識的將領，有益陝局，胡景翼於民國 7 年 10 月 24 日致函韓慶綬、劉世瓏兩人，提醒他們在駐地「注意維持地方，以民生為念」。<sup>35</sup> 對和他交情密切的姜宏模，也指示必須注意清剿盜匪，以地方為重，當姜部發生持槍搶劫事

<sup>29</sup> 《胡景翼日記》，頁 58，1918 年 11 月 21 日。

<sup>30</sup> 《胡景翼日記》，頁 64，1918 年 11 月 25 日。

<sup>31</sup> 《胡景翼日記》，頁 62，1919 年 11 月 23 日。

<sup>32</sup> 《胡景翼日記》，頁 63，1918 年 11 月 24 日。

<sup>33</sup> 《胡景翼日記》，頁 55，1918 年 11 月 19 日。

<sup>34</sup> 《胡景翼日記》，頁 169，1919 年 5 月 16 日。

<sup>35</sup> 《胡景翼日記》，頁 28，1918 年 10 月 24 日。

件後，胡也督責其不善統馭之失。<sup>36</sup> 民國 7 年 11 月 30 日耿直之變的週年，胡注意到陳在祭拜將士完畢回到督署後發布誥誡軍人命令，要求「軍人振刷精神，不准有嗜好及販土及代人要帳，並不收一匪，並汰去有根性之土匪軍官」，顯示陳已有改進之心，胡惋惜陳此舉已經太遲，遺憾的說：「逐陸（建章）後兩年餘矣，今日始小悟耳。早能如此，則胡某不至於變。百姓亦不至遭殃，而督軍之位猶如磐石之固也」。<sup>37</sup>

綜上所述，西安拘囚後，胡景翼憑藉過去與陳樹藩的深厚交情及改善陝局的渴望，一直努力不懈，總希望能影響陳樹藩為陝省的未來，能與北洋軍閥劃清界限，終因陳「為人非不明白，魄力非不雄厚，然識見為小人所囿，精神為眾妾所耗，自信力太深，善言一時難入，而所行多乖也。」<sup>38</sup> 想要勸服其獨立於北洋軍閥之外，甚至加入護法陣營似不可能。胡終於了解陳的軍閥本質已經根深蒂固，不能檢討主政陝省的缺失與陝亂的緣由，以尋求解決良方，反而一味尋求段祺瑞皖系軍事援助，對靖國軍一意主剿的結果，導致陝省戰火繼續蔓延，民怨沸騰。由於對陳的澈底失望，胡也再度堅持不願受撫，警告部下應維持靖國軍局面，持續與陳對抗。

### 三、對靖國軍的反省與檢討

胡景翼認為靖國軍抗陳無功最根本的癥結有二：一是軍紀問題：靖國軍六路之中，曹世英的第三路和胡的第四路同樣源自陝軍，理應為靖國軍中軍容較整齊、軍力較強的隊伍，但胡仍然批評曹世英「不善馭下」，自「三原起義，盤踞高陵一帶，滋擾不堪」，對第三路軍紀評價之低甚至以友人所云「曹

---

<sup>36</sup> 《胡景翼日記》，頁 27、187、242，1918 年 10 月 24 日、1919 年 6 月 20 日、1919 年 11 月 5 日。

<sup>37</sup> 耿直字端人，與郭堅共死生，陳樹藩令其代郭堅為警備軍統領，耿則與郭堅、高峻等密謀起義。1917 年 12 月 11 日（農曆 10 月 28 日）耿直在西安發動兵變，槍斃關中道尹陳友璋。見「張培梅電閻錫山兵匪相通陝局不可設想」（1918 年 1 月 26 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298-300；《胡景翼日記》，頁 67，1918 年 11 月 30 日。

<sup>38</sup> 《胡景翼日記》，頁 67，1919 年 5 月 16 日。

俊夫（世英）之兵不及盧占魁<sup>39</sup>」作為佐證，連第三路都是軍紀不佳，郭堅、高峻、盧占魁、樊鍾秀等部更無足論，這也難怪南北和議代表能把第四路視為民軍，卻認為郭堅、樊鍾秀和盧占魁等部則須剿滅。<sup>40</sup> 他尤其不滿第一路的郭堅，譴責郭部奸淫燒殺，傷人至多，使百姓困苦不堪，斥郭「忌才害能，狼子成性，禽獸盜賊」，即因郭本人及其部隊名聲敗壞，使靖國軍受到莫大的拖累，胡稱之為「土匪革命」，云：「予甚恨土匪行動，然郭養之有年，根深蒂固。非予一人之力所能斬除。就予竭力為之，陝亂或不至此。」對當時靖國軍的倉促成軍深表懊悔。<sup>41</sup>

二是各路之間步調不一。靖國軍六路之上雖設有總司令部，但因總司令于右任和副總司令張鈞無直屬軍隊，雖然能在戰事發揮鼓勵宣傳和聯繫功效，但指揮調度軍隊時卻只能採取會商形式，造成各路除以私誼聯合作戰外，常彼此各行其是，總司令部即使出面協調，但利害抉擇多由各路自行決定，彼此不能團結一致，實為靖國軍抗陳戰爭無成的致命傷。<sup>42</sup>

然而胡景翼希望各路最低限度能遵守敵我分際，不為曖昧之事，服從總司令號令，尋求解決陝局之良方。<sup>43</sup> 例如胡部第四路駐守涇陽的田玉潔屢被其他各路靖國軍指責態度曖昧，與陳樹藩經常互通聲息，反而造成渭北與西路各靖國軍交通的極大困難。<sup>44</sup> 胡注意到陳與田之間的緊密聯繫，認為田的舉動對靖國軍及本人都非常不利，特意加以防範。如民國 7 年 11 月 24 日，陳派人送信給田，要他配合攻打靖國軍防守的乾州，且在陳軍通過醴泉時勿截

<sup>39</sup> 盧占魁，山西忻州人，原為孔庚部班長，包頭兵變後從部隊逃出，曾在哥老會當過頭目，收集變兵和哥老會眾，在包頭以南擾掠，擁有騎兵數千，據有河套多年，後受北京政府收編為旅長，旋叛。1918 年 1 月竄入陝境，陝西靖國軍成立後，加入靖國軍，後被編為陝西靖國軍第六路。見《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281-292。

<sup>40</sup> 《胡景翼日記》，頁 86，1918 年 12 月 31 日。

<sup>41</sup> 《胡景翼日記》，頁 6、20，1918 年 10 月 7 日、1918 年 10 月 19 日。

<sup>42</sup> 張鈞，〈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11 月，第 1 版），頁 206-207。

<sup>43</sup> 《胡景翼日記》，頁 187，1919 年 6 月 20 日。

<sup>44</sup> 陳省生，〈田玉潔的涇陽駐軍和于鶴九之死〉，《陝西靖國軍》，頁 458。



擊，胡知道後，趕快致函田玉潔，要他「保守涇原，維持治安，保護百姓」。<sup>45</sup>民國8年4月5日，陳樹藩派人前往涇陽，欲與田玉潔有所聯繫時，胡戒心大起，云：

三原起義後，流血數百，轉戰南北，延長至三年之久，百姓流離殆盡，雖所得不償所失，固亦名正言順，今有欲用詭計以軟化者，事或敗於此子之手，誠可畏也。<sup>46</sup>

又在同年8月11日寫給部將的信中特別提到：「田玉潔一舉無益，徒損令名。……予只願意你們聽總司令命令及你們司令命令，保護百姓，維持地方，使來省者均道汝等好。若督軍再有信來，只說若予能出來再說，餘勿言可也。」<sup>47</sup>希望各路能在總司令于右任的號令之下，繼續維持靖國軍與陳樹藩對立之立場。

但靖國軍的內部分歧始終無法改善，胡景翼在日記中提到許多事例，如樊鍾秀對副總司令張鈞「奉之辱之，無宗旨，惟利是視」，如曹世英不服總指揮井勿幕，胡甚至直指民國7年井勿幕遇難事件，郭堅主謀無疑。<sup>48</sup>靖國軍不能在正副總司令或總指揮領導下堅持討陳，令胡憂慮，而各路之間互相牽扯，抵銷戰力，亦令胡對靖國軍前途充滿疑慮。單胡部本身即發生岳維峻與田玉潔的兄弟鬩牆，胡知道後表示：「予部自相殘殺，予之心痛可知也。」焦急指示岳維峻和鄧寶珊，「見信之後，毋論曲直在誰，各停止退勿戰可也」。<sup>49</sup>又如聽說岳維峻等人因痛恨高峻虐民，將高峻囚於白水，胡雖不滿高峻擾民，卻也不禁擔心的說：「然此非時，恐不得勢，反為淵驅魚也。」<sup>50</sup>又如曹世英部的王祥生與胡部蔣世傑之間的衝突，起因於曹部士兵搶人，被蔣世傑捉拿。王祥生要求放人，態度強硬，蔣以其罪在不赦，更不願受到恐嚇，仍殺

<sup>45</sup> 《胡景翼日記》，頁63，1918年11月24日。

<sup>46</sup> 《胡景翼日記》，頁143，1919年4月5日。

<sup>47</sup> 《胡景翼日記》，頁212，1919年8月11日。

<sup>48</sup> 《胡景翼日記》，頁67、74—75，1918年11月30日、1918年12月12日、1918年12月14日。

<sup>49</sup> 《胡景翼日記》，頁276，1920年4月25日。

<sup>50</sup> 《胡景翼日記》，頁290，1920年6月3日。

之。曹部意存報復，又截殺蔣部。胡只好大嘆：「予覺河北諸軍不能統一，深以為憂。」<sup>51</sup>

針對靖國軍素質不佳及各部步調不一的缺失，胡景翼希望部下能守紀律，彼此團結。所以他一再勉勵四路部將能「整頓軍紀，以保全地方百姓及自己的名譽為前提，世事再亂，而吾心不亂，猶有治之一日，寧失敗，不擾民，不發財，不使良心名譽受損，為第一要義」。<sup>52</sup> 看到有稱揚四路軍紀者，胡之喜悅溢於言表；但有批四路拉票勒贖者，胡竟至不敢相信。<sup>53</sup>

民國 7 年 10 月 20 日，胡景翼為靖國軍的未來走向規劃出一幅藍圖：即靖國軍內部應先求團結鞏固，其中渭北的靖國軍：

目下最宜扎原防，整頓隊伍，以保民為宗旨。吾知當此驚慌之時，省中諸物昂貴，必有相率而逃三原者，則有人有土斯有財，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西路靖國軍方面，則以葉荃肅清陝南，將隸屬陳樹藩的第十五混成旅擊潰離陝，漢南肅清後，迫川陝之交的劉存厚退甘，使靖國軍與滇、黔、川等西南省份形成聯合之勢。在陝省取得優勢條件，則進退裕如；來日時機來臨時，則「東出潼關，直趨鄭汴，解決大局，舉足即為全國輕重」。<sup>54</sup>

總體而言，靖國軍內部固然有其嚴重缺失，但胡景翼認為其維持存在，且與陳樹藩維持對立均勢，將有利於陝省的未來發展及南北的統一，故屢次聲明對發動靖國軍抗陳行動從不後悔，絕不投降陳樹藩，既已發動反陳，也終不願靖國軍毀於敵人之手。即使對於靖國軍部將有諸多的批評，但是均立基於改善靖國軍軍紀，盼望靖國軍著眼於內部建設，避免綿延的戰事對轄域的破壞。

從以上三項胡景翼在日記中的思考與反省看來，足見其識見已跳脫陝西

<sup>51</sup> 《胡景翼日記》，頁 290，1920 年 6 月 3 日。

<sup>52</sup> 《胡景翼日記》，頁 24，1920 年 10 月 21 日。

<sup>53</sup> 《胡景翼日記》，頁 57，1918 年 10 月 20 日。

<sup>54</sup> 《胡景翼日記》，頁 22-23，1918 年 10 月 20 日。

地方軍人的格局，用更開闊的視野，尋求陝西問題的解決之道。他體認到國家政治優劣與地方根本相關，而靖國軍亦不應只淪為陝省內部的自相殺戮，更應著眼於陝省的統一；尤其必須思考陝省對西北及西南的關鍵性地位，進而促進全國政局的穩定與發展。或許他目前仍身陷囚囚，改造陝督陳樹藩的努力似乎也徒勞無功，目前的影響力有限，惟有期望來日能夠安全獲釋，親自落實這些想法。

### 叁、獲釋與重任靖國軍總指揮

西安囚囚的經歷，讓胡景翼終得明白個性剛愎自負的陳樹藩已與北洋軍人沆瀣一氣，妄想「霸占西北，作世襲之督軍」，卻完全忘了革命軍人「愛百姓、愛國家、護法律」的基本職責，欲其回歸革命陣營已不可能。此外，他也親眼目覩陳樹藩的奢靡荒怠、勒捐肥己，也看到許多陝省官長私德敗壞，甚至有吸煙成癮者；而最令人不滿的是陳引入的援陝各軍，勇於私鬥，卻軍紀蕩然，在這些重重盤剝下，陝民只有生靈塗炭，怨聲載道。

為了免於陝戰蔓延，胡景翼力勸陳樹藩停止與靖國軍為敵，但陳只知舞弄權謀，已無法期望其改弦易轍，而且「事愈難堪，東北半壁已屬於人，故友摧殘，凋零殆盡，雙親在堂，友仇未復，國步日見艱難，舊部尚無著落，匪禍遍三輔」，這些都有待於「為百姓留此身軀」，才有挽救陝民的希望。曾「只求速死」的胡景翼在寫給友人紀時若<sup>55</sup>的信中，透露出其間的心情轉折，為求救國救民，他首先必須早日脫離陳樹藩的羈絆，才能有重領舊部的機會，也才能達成靖國軍尚待完成的志業。

#### 一、獲釋經過

---

<sup>55</sup> 紀時若，名雨暘，富平人，為當時商界有聲望之志士，性豪俠，曾參加辛亥革命，任北路招討使井勿幕部營長，也參與討袁與護法。曾倡辦正心學校。見楊怡魯，〈紀時若先生事略〉，《富平文史》，第12輯，頁31。

陳樹藩堅持收拾靖國軍，因此始終無法接受胡景翼的規勸，心裡卻明白胡是真心為了陝局的穩定及陝民利益著想，並未摻雜個人私心在內，因此他不斷地對胡釋出善意。<sup>56</sup> 假如胡能改變敵對態度，與靖國軍脫離關係，獲釋並非不可能。但因一方面胡始終堅持不投降的初衷，希望獲釋的理由光明正大；一方面認為陳樹藩並不能澈底反省陝省致亂之由，只想儘速消滅靖國軍，統一陝西，兩人的想法仍是南轅北轍。當胡景翼仍然堅決不降時，因胡在靖國軍和第四路仍具影響力，陳樹藩害怕釋胡形同縱虎歸山，釋胡行動也因此延宕下來。

事實上從胡景翼滯留西安起，雙方之間釋胡交涉不斷。胡部希望胡能早日獲釋，民國 7 年 12 月 2 日，田玉潔、岳維峻首先向陳樹藩表示，願送家眷來省為質，換取胡出城剿匪贖罪。<sup>57</sup> 民國 8 年 5 月 29 日武鈞接受岳維峻密令來到西安，再度與陳展開釋胡交涉，但一因胡堅持只能由岳維峻通電表明中立的立場，與陳樹藩的要求不符；再者，因為武鈞到西安事件洩露，引來總司令于右任的不滿，寫信警告岳維峻，要他靜候和議處置，不可妄動。胡在知道事情原委後，指示岳維峻，諸事應「同右任商量，設良方解決陝事，勿為曖昧之事，徒丟人無益」。<sup>58</sup>

同樣地陳樹藩也處心積慮，試圖利用釋胡交涉，終結陝省內部的分裂。例如他利用來陝進行反晉督閻錫山活動的晉人張東生等，準備策動靖國軍第六路司令盧占魁從內部進行分化。民國 8 年 9 月 16 日胡景翼聽說陳、盧兩人有所勾結，盧正在西安設辦公處，但胡認為盧部搶劫成性，過去就因其為護法軍，難於處置，而招來百姓的唾罵，認為陳此舉為自討苦吃，並不看好。<sup>59</sup>

因為盧部兩支隊司令張威及武耀威都與胡景翼的友人郭叔蕃<sup>60</sup> 感情深

<sup>56</sup> 例如陳樹藩對胡景翼和大約同時被逮捕的第一路靖國軍參謀蕭錫臣待遇截然不同，蕭錫臣由興平解到西安時，是背縛其手，倒置車上，後來又被陳殺害。又如陳樹藩曾數度派人送數百元的銀洋給胡景翼。見《胡景翼日記》，頁 16、18、235，1918 年 10 月 13 日、1918 年 10 月 18 日、1919 年 9 月 8 日。

<sup>57</sup> 《胡景翼日記》，頁 68，1918 年 11 月 2 日。

<sup>58</sup> 《胡景翼日記》，頁 187，1919 年 6 月 19 日。

<sup>59</sup> 《胡景翼日記》，頁 228-229，1919 年 9 月 16 日。

<sup>60</sup> 郭叔蕃，山東人，為胡景翼第四路之副官處長。

厚，為了遊說兩位支隊長與盧占魁一致行動，10月29日，陳樹藩要求胡招郭叔蕃來西安，在陳予郭叔蕃自由的保證下，胡乃以私人資格相見為由，致函懇求郭來省一趟。同時陳樹藩也向胡介紹盧占魁代表孫樹聲等人，孫向胡表示：從胡入省後，盧占魁曾痛哭數次。盧會投靠陳樹藩，完全是因為胡的緣故，請胡同時寫信給盧占魁，「著投陳，以堅其志」，但對此，胡回絕道：「予絕不為也。」<sup>61</sup>

郭叔蕃接信後決定到西安探視胡景翼，他先和軍需處長朱子敏及軍需主任杜蔭亭商妥，隔日以養病為由，向總司令于右任請假一個月，扮成商人模樣由三原南關出發，由紅岸渡過河，11月15日與胡見面，並由胡介紹認識陳樹藩。<sup>62</sup>郭向陳樹藩表示，想要收拾河北靖國軍，僅僅吸收盧占魁並無多大意義，如要解決問題，必須讓胡回去收拾全局，他能保證其部絕對服從指揮，倒向陳這邊。<sup>63</sup>

因為郭叔蕃和胡景翼都不支持盧占魁與陳樹藩的勾結，釋胡和分化靖國軍仍無成果，郭反而因私自來省，被曹世英和張鈐獲知後，向總司令于右任詰問，而被迫滯留西安。<sup>64</sup>

最後因直皖的嚴重對立，陳樹藩為全力支持段祺瑞對抗直系，並鞏固陝督地位，解決靖國軍，讓所有客軍離陝，結束陝省內部長久的紛擾成為當務

<sup>61</sup> 《胡景翼日記》，頁239、242，1919年10月29日、1919年11月8日。

<sup>62</sup> 郭叔蕃自稱其於民國9年11月7日從三原出發，下午抵西安，8日上午即在督署見胡，但根據胡的日記，他是在10月29日應陳樹藩要求，寫信給郭，請他來省一行，至11月8日接郭覆函，至15日在督署與郭見面，並引見陳樹藩，則郭叔蕃應是11月14日抵達西安，其間兩者日期有些歧異，本文以胡日記為準。見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453。

<sup>63</sup> 此為郭叔蕃的回憶，另胡日記也記載：「聞郭叔蕃同吳古岳為予言。」見《胡景翼日記》，頁248，1919年11月22日；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454。

<sup>64</sup> 郭叔蕃被迫滯留西安後，胡景翼因郭是他招來的，頗覺內疚，11月30日給郭銀30兩。因他認為郭應不欲用省中錢，而他也不願朋友「非其義，取人一芥」，所以30兩是胡個人所給，但根據郭回憶，當時他日常生活過得非常舒適，陳樹藩經常透過胡送錢或紋銀供其揮霍，顯見胡為讓郭花用安心，並未向郭明說金錢的來源。見《胡景翼日記》，頁250，1919年11月28日、1919年11月30日；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454。

之急。他派駐在北京的党仲昭<sup>65</sup> 向段祺瑞提出陝局的解決方案：（一）釋放胡景翼回三原，結束靖國軍的內部分裂，調于右任為陝西省長；（二）協助鎮嵩軍回豫，讓劉鎮華取得豫督地位。獲段同意後，党仲昭與陝籍眾議員楊銘源回陝覆命。<sup>66</sup> 釋胡案初露曙光，驅逐奉軍與其他客軍，整頓陝省內部軍隊也排入議程。

對於釋胡的推動，胡景翼似乎渾然不知，他仍關心時事，如張作霖入京調和時局；又如直系召開保定會議，提出解決時局的重要主張。<sup>67</sup> 此時也傳出孫中山與皖系結盟時機成熟的消息。<sup>68</sup> 民國 9 年 7 月 13 日，党仲昭將「孫段攜手」的消息告訴胡，提議靖國軍與陳樹藩不應繼續對立，希望胡能函勸靖國軍，「陝事由陝人自了」，靖國軍戰事應告一段落；至於收束靖國軍的方法，党提出總司令與副總司令于右任、張鈺及第三路的曹世英等人由省方進行妥善安置，並保證將來遣散各路靖國軍會秉公處理，以無械者遣散，有槍者留為處理原則。<sup>69</sup>

---

<sup>65</sup> 党仲昭，字自新，民國 6 年任陝南鎮守使。民國 7 年任駐潼陝軍司令，後被陳樹藩派駐北京，於民國 9 年 6 月直皖戰爭爆發前夕，與陝籍眾議員楊銘源一同回陝。其後出任駐潼商陝軍剿匪總司令。

<sup>66</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陝人在京開同鄉會擬先剿土匪後逐奉軍及一切客軍」（1920 年 6 月 10 日），〈護法戰役案 6〉，《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572；張丹屏、朱敘五、張桓宸、朱霞軒、何漢卿，〈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 489。

<sup>67</sup> 吳佩孚從湘撤防北歸後，積極對皖系備戰，其時國務總理靳雲鵬不滿段祺瑞偏袒徐樹錚，獲曹錕支持，密電吳佩孚及同盟八省派代表到保定開會，後又加入五省區，成為十三省區同盟，一時北方謠言紛傳，總統徐世昌恐危及自己地位，6 月 19 日密電張作霖入京調停，張以此次政變起於保定，22 日乘車赴保，與曹、吳及各省代表會議於保定光園，商決調停辦法三條，吳認為所議過於和緩，未能永息政爭，堅持解除徐樹錚兵權，遂訂次日繼續開會，議定六條辦法。見尚其亨，〈直皖戰爭〉，收入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 年），第 3 卷，頁 680。

<sup>68</sup> 南北和議期間，南北雙方各有內部不同主張，在軍政府方面，陸榮廷與直系關係密切，但以孫中山為主的革命派認為和議如成，陸榮廷久占廣東，對革命也是不利的，期間汪兆銘高唱政治勢力不減論，以為段祺瑞的安福系具有實力，即應與之周旋，可以解決問題，乃有孫段聯合產生。見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文史資料精選》，第 3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135。

<sup>69</sup> 《胡景翼日記》，頁 294，1920 年 7 月 13 日。

胡景翼猜想党仲昭提議解決陝局或許只是個人一時興致，並不一定獲得陳樹藩授意，但是無論如何，獲釋談判的有利時機已經來臨。自從來到西安，他一直在尋找收拾陝局的機會，然而或因不得其法，或因懼怕會給外界投降陳樹藩的印象，而遷延至今，現在「護法已不成問題，南北自相攻擊，爭權奪利，貽譏外人，蒼蒼蒸民，水火愈深」，應該是藉著收束陝局脫離西安的良好時機。因此他進一步向党仲昭表示：非得自己親去不可，聽到胡的提議，党一時之間頗表愕然，胡只得向党說明，再多信函也無多大用處，不如致電三原方面，請他們派人前來接洽為妥。終於商得陳樹藩同意，下午胡打電話給田玉潔，要三原派人來省。<sup>70</sup>

後來才證實党仲昭勸胡，幕後確為陳樹藩主使，因為陳認為靖國軍第一路的郭堅已歸附劉鎮華，而滇軍援陝司令葉荃也率領第六路盧占魁部繞道隴南入川，靖國軍實力大為削弱，已不足為患，開始考慮釋放胡景翼回三原收束靖國軍。15日第四路派來軍需處長朱子敏。16日朱子敏、党仲昭同來找胡，朱子敏堅持應讓胡回渭北，但商討仍沒有成果。直到胡去見陳樹藩，答應收拾靖國軍，獲釋方成定局。決定明日朱子敏來督署，把党仲昭致于右任及胡寫給第四路舊部兩函攜至涇陽，党函內容係勸于右任取消靖國軍獨立，而胡函則以南北各自分裂，孫段攜手，護法不成問題，要求部下立刻取消獨立。

7月14日直皖戰爭爆發，19日皖系即以戰敗收場，陳樹藩因長期靠山已倒，更急謀保全自身，決定將包括鎮嵩軍劉鎮華在內的客軍遣離陝境，對靖國軍的處置也希望加快腳步，一連幾天党仲昭和陳樹藩都一再勸胡儘快解決靖國軍問題，他們希望三原方面同意發出通電，23日決定由楊銘源代擬通電，由胡領銜，在涇陽或三原拍發。至25日三原回覆，願意通電取消靖國軍獨立，當晚田玉潔也由涇陽來到西安，同時楊銘源也擬妥電文。27日晨胡由滯留西安九個月的郭叔蕃陪同下，出西安北門，直奔渭河修石渡，沿途中胡鬆了口氣，欣然表示終於脫卻樊籠，任意遨遊了，下午來到靖國軍地域——田玉潔轄地的涇陽。<sup>71</sup>

<sup>70</sup> 《胡景翼日記》，頁294，1920年10月13日。

<sup>71</sup> 依據郭叔蕃的回憶，胡景翼是7月17日離開西安，直奔涇陽，除了他之外，還有陳部馬弁八人陪同胡返渭北外。惟據胡的日記，從7月17日至25日他仍在西安，

## 二、重任靖國軍總指揮

民國 9 年 7 月 27 日胡景翼獲釋離開西安，陳樹藩對他與胡的協議滿懷信心，認為胡既已承諾獲釋後收束靖國軍，應不致生變；而胡之前一再向其建議的遣送客軍離陝，如今也已付諸行動，奉軍和鎮嵩軍相繼準備東開，因此釋胡即等同於靖國軍問題的解決，他隨即發布消息，表示陝省靖國軍不日無形消滅，陳、于將行攜手，且將委胡為第四混成旅旅長，統帶三原及涇陽一帶軍隊。<sup>72</sup>

事實上，在與陳樹藩進行協議時，胡景翼對陳所提出的各項要求，都以陝人自行了結，剿匪安民作為回應，或者只作簡單的允諾，而未多發表意見。領銜的通電稿因完全由楊銘源一手代擬，胡初未曾過問，顯示此時只想順利脫身，極力避免多生枝節。後來看到楊銘源所擬的電文後，雖只在日記記下「不甚慊意」四字，卻涵意深遠，似乎顯示在經過兩年的拘囚之後，對陳樹藩表現已澈底失望，認為陳在陝治理多年，徒事購買槍械，擴張武力，殘民以逞，但陝境仍然烽火漫天，陝民依然飽受戰火荼毒。<sup>73</sup> 而對其第四路函示「余將另有謀也」，猶值得推敲，顯然已經打定主意不受陳擺布，而希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雖然與陳樹藩協議，回三原目標為收束靖國軍，在給岳維峻等人的電文中要求轉告于右任宣布取消靖國軍獨立，但嚴格地說，胡卻絲毫無結束靖國軍之意，即使西安拘囚的艱困之時仍再三叮囑靖國軍勿自亂陣腳，務必聽總司令號令，何況此時，所以討論靖國軍遣散及改編時，他完全不置可否。但正副總司令于右任、張鈺安置卻十分棘手。平心而論，西安拘囚期間，因為于梗阻張瑞璣劃界，導致陝戰不息；于、張與許蘭洲進行勾結；加上認為于

---

與陳樹藩、党仲昭等人商議通電取消靖國軍獨立事宜，25 日晚陳樹藩找田玉潔來西安，因此胡由西安回涇時，除了確認雙方釋胡協議外，有否陪同回涇，待考。參見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 454；《胡景翼日記》，頁 285，1920 年 5 月 20 日。

<sup>72</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陝省靖國軍不日無形消滅」（1920 年 7 月 29 日），〈護法戰役案 6〉，《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4 冊，頁 197。

<sup>73</sup> 《胡景翼日記》，頁 296，1920 年 6 月 17 日。



心力全在文學風雅，「餘事均弗經手，所謂好整以暇者，非歟」等因素，對兩人的表現並不滿意。<sup>74</sup> 甚至因總司令部已成陝事解決的絆腳石而懊惱。但是因為心地仁厚，直到釋放前夕，胡卻還在為于、張難安頓而勞神焦思。<sup>75</sup>

在田玉潔陪同下，胡景翼首先回到涇陽，獲得靖國軍軍民夾道歡迎。28日抵三原，也得到所部官兵及人民的擁戴。<sup>76</sup> 總司令于右任召集各路會議，公推為全軍總指揮。待他從富平莊里鎮探視雙親回到三原後，即正式就職，在東關胡家花園成立靖國軍總指揮署。<sup>77</sup> 重任總指揮，胡充分感受到于右任等人堅持靖國護法的熱誠，加上一些護法人士的勸告，胡也願為靖國軍的護法事業再盡心力，於是他明確聲明討陳決心不變，讓靖國軍士氣大振，<sup>78</sup> 在靖國軍內部，再度形成總司令于右任和總指揮胡景翼合作無間的雙元領導體制。總司令背後有胡第四路司令兼總指揮的實力支撐，可以號令各部，而胡的總指揮也藉由總司令的檯面領導，將意志貫徹到各路。

重返靖國軍的決定，已與獲釋時和陳樹藩的協議不同，乃由部下岳維峻通電代為澄清，云：

曩時胡立生（景翼）司令被挾入省，拘囚三載，陳逆（樹藩）近以冰山既倒，變其故智，許以利權，志在保全生命財產，遂於7月27日送胡司令歸原。而我胡司令則堅持初衷，前之不為威懾者，今亦不為利誘，現擬秣馬厲兵，大張撻伐，誓師河上，作長驅直入之圖，

<sup>74</sup> 《胡景翼日記》，頁70、168、223，1918年12月4日、1919年5月15日、1919年9月4日。

<sup>75</sup> 《胡景翼日記》，頁297，1920年7月21日。

<sup>76</sup> 線潤民，〈陝西靖國軍第四路史料〉，《陝西靖國軍》，頁274。

<sup>77</sup> 當時靖國軍總部文武官員無不盼胡景翼早日獲釋，復返渭北，重整旗鼓。總司令于右任且表示：「笠僧長才，善於處人處事，靖國軍內部問題他一回來自當迎刃而解。」然胡到三原過總部而不入，于親往見胡，也受到冷落，等胡回莊里省親及藥王山祭奠後，經過一番思考，才就任靖國軍總指揮。見魏抱仁，〈陝西靖國軍末期內部鬥爭及胡景翼易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陝西文史資料精編》（西安：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卷，軍事派別下冊，頁171；〈陝西靖國軍紀事〉，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頁521；郭叔蕃，〈陳樹藩釋放胡笠僧的回憶〉，《陝西靖國軍》，頁452-453。

<sup>78</sup> 〈陝西戰事迫在眉睫〉，《盛京時報》，瀋陽，1920年10月2日，版2。

直搗長安，為掃穴犁庭之計。乃邇聞報端，有竊名偽電，假陝人自決之譌言，以誣我胡司令者，並誣及全軍。……誠恐遠道傳聞失實，致淆觀聽，特此辯明，以釋群疑。<sup>79</sup>

與此同時，胡也親發一電，聲明困處省垣期間，對大局陝事並無任何表示，而脫險之後則有兩項主張：（一）贊成召集國民大會解決一切；（二）陝事完全聽軍政府主持。其他外邊所傳來電，全係偽造。<sup>80</sup>

否認與陳樹藩有所協議，維持與陝陳對立之局，其實是他因應現實變化之後在政策上的調整，而不變的則是他停止陝戰，剿匪安民的決心。從兩電文的內容看來，重回靖國軍總指揮的胡景翼仍然樹立反北洋軍閥旗幟，重申與陳樹藩不同立場及支持南方的軍政府，但是接受直系軍閥吳佩孚主張的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卻是在為靖國軍的未來謀劃，準備以更開闊格局、更有彈性的作法，帶著陝西靖國軍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 三、陝西靖國軍的整頓

胡景翼獲釋正當直皖戰爭期間，由於皖系以戰敗收場，陳樹藩主政下的陝省面臨巨變。陳非但是段祺瑞皖系陣營的核心成員，在戰爭中的出兵援皖之舉，更令他惴惴不安。為保全自己的陝督地位，他無所不用其極。如派部下張藩奔走於吳佩孚、張作霖及王占元之間，意圖轉圜；又如也進行與靖國軍合作驅除劉鎮華的試探，以省長畀于右任，意圖貫徹陝人治陝主張；甚至也使用北洋軍閥慣用的伎倆，聲稱下野或將加入西南行列，威脅政府，以退為進。

事實上陳樹藩的努力多屬徒勞無功，所派的特使在直系陣營中受盡冷落；與于右任合作治陝的建議只是陳一廂情願，並未獲得于的響應；<sup>81</sup> 幸而

<sup>79</sup> 〈岳維峻為胡景翼辯明〉，《晨報》，北京，9年9月4日，版3。

<sup>80</sup> 〈胡景翼贊成國民大會〉，《晨報》，北京，民國9年9月4日，版3。

<sup>81</sup> 〈陳于議和內幕真相〉，《盛京時報》，瀋陽，1920年9月23日，版3；〈陳樹藩驅逐之聲浪〉，《晨報》，北京，1920年9月25日，版2；〈陳樹藩地位不穩聯絡于右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復旦大學歷史所編，《民國大事史料長篇》（北

直奉雙方也還沒有達成陝督合適人選的共識，所以在情勢未變化之前，陳仍安然在陝督地位，與靖國軍之間仍維持對峙之局，雙方之間偶有一些零星戰火，其中仍以第一路的郭堅與陳的衝突最為激烈。<sup>82</sup>

第四路司令仍由岳維峻擔任，而胡景翼則專任靖國軍總指揮，此時的重心放在堅持與民休養，停止陝戰，以維持陝局現狀，對第四路的訓練只從旁加以輔助。因身為富平人，倣效前賢曾國藩在家鄉組織湘軍的先例，他也在富平積極招收新兵，<sup>83</sup> 對兵員的素質成份顯係十分重視。時因為皖系新敗，陳樹藩高舉陝人治陝的口號，和胡景翼之間維持「陳釋胡命，胡保陳督」的默契。<sup>84</sup> 在幾次公開場合的演說中，胡也以「曹操雖奸，卻待關公不薄」，來形容拘囚西安期間受到陳樹藩的厚待，表達對陳的感恩之情。因此雖然胡沒有依照陳樹藩收束靖國軍的協議，陳仍然給胡加上招討使頭銜，如此一來，也引來胡是否與陳有祕密條件交換的疑慮。

雖然胡景翼一直以來都能獲得百姓高度推崇，但因拘囚兩年所造成與靖國軍的疏離，加上獲釋後與省方關係良好，與總司令部的政策不符，引來許多對他的負面看法，也引起其他各路靖國軍的側目。批評者責其「勇而無謀」、「不學無術」、「頭腦簡單」、「腳踏兩條船」等；<sup>85</sup> 或認為他停戰體恤人民是「極力向百姓討好」，目的在得人民擁戴，有當上旅長的野心，報紙也譏以：「一面戴上靖國軍指揮的面具，一面又受陳氏總招討使的官銜，明火的扯票，竹槓手段比扯票還勝百倍。」<sup>86</sup>

不理會各種紛至沓來的批評，胡景翼仍堅主停戰，靖國軍得以在整軍之暇，建設內部。秉持以教育開啟民智的理念，胡和靖國軍成員都很重視教育，他在富平莊里鎮辦有立誠小學，收容許多戰歿士卒的遺兒，不收取任何費用，

---

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8年），第3冊，頁13。

<sup>82</sup> 趙懷忠，〈靖國軍宿將郭堅〉，《渭南師專學報》，1993年第2期，頁95。

<sup>83</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據報胡景翼在富平吸收三原軍隊」（1920年8月22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4冊，頁576。

<sup>84</sup> 〈陳樹藩之陝人治陝〉，《晨報》，北京，1920年8月26日，版3。

<sup>85</sup> 〈陝西最近之形勢與教育狀況〉、〈陝西靖國軍之近狀〉，《晨報》，北京，1920年9月28日、12月3日，版3、6。

<sup>86</sup> 〈天災中之陝西人禍〉，《晨報》，北京，1920年10月2日，版2。

曾為立誠小學題匾，勉以「闡發最新的學說，陶冶理想的人格，創造健全的社會」；<sup>87</sup> 其興學的熱誠，連帶影響其他各路，形成一股將帥辦學風潮。<sup>88</sup> 又如資助三原渭北中學、甲種工業學校、第三師範學校教育費用，厚給教師薪資，親到渭北中學教學生拳術，對於這些學校學生積極宣傳新思潮或參與愛國運動也都極力支持，三原學生的兩齣戲劇「新理想國」、「列寧傳」公演，顯示靖國軍區域的學風的活潑開放。<sup>89</sup> 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國 9 年 10 月 3 日起一連舉行四天的渭北四縣學生第一屆聯合運動會，胡於第二天一早，穿著高級軍服蒞會參觀，在會場巡視一週，各校學生掌聲雷動，在會場他派弁兵傳達各項節目，激勵參賽的學生，在運動場上有優異的表現。<sup>90</sup>

改善百姓生活胡景翼念茲在茲，陝人已因戰禍飽經亂離，他希望至少天候佳，雨水足，農作豐收，能使人民免受凍餒之苦。西安拘囚的拮据當中，他仍不忘周濟貧困，也曾因天地乾旱，麥價高漲，憂心道：「兵燹之後，繼以凶年，民將何堪？」<sup>91</sup> 獲釋回任靖國軍總指揮時，值陝西旱災嚴重，胡景翼秉承于右任意旨，邀請中外暨教會人士籌商救濟之方，乃由三原天主教及基督教會和地方士紳共同組織華洋義賑分會，積極辦賑救災。<sup>92</sup> 辦賑的結餘款也決議用來興修水利，首先成立渭北水利委員會，由李仲三擔任渭北水利局長，提出涇惠渠的疏通計畫，聘請陝籍水利專家李儀祉由南京回陝，擔任總工程師。<sup>93</sup>

<sup>87</sup> 馬伯援，《三十年的賸話》（新竹：清華大學，73 年 2 月），頁 109；〈胡景翼與立誠中學〉，《紀念胡景翼將軍逝世六十週年專輯》，頁 86。

<sup>88</sup> 民國 9 年靖國軍興辦的學校除胡景翼外，如馬青苑創建樹人小學，馮子明在富平的流曲鎮和覓子鎮分別辦有通川小學和明道小學，石象儀在淳化辦淳化小學，于鶴九在淳化方里辦有方里鎮小學，康子定在蒲城興市辦理興市鎮小學，楊虎城在臨潼灤陽辦有灤陽小學。見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靖國軍革命紀事〉，《西北革命史徵稿》（上海書店根據 1949 年版影印），頁 170。

<sup>89</sup> 楊大乾，〈懷念于右任與靖國軍〉，《三原文史資料》，第 7 輯（1990 年 12 月），頁 124；馬伯援，《三十年的賸話》，頁 109。

<sup>90</sup> 葉雨田，〈陝西靖國軍四縣學生運動會略記〉，《陝西靖國軍》，頁 484-485。

<sup>91</sup> 《胡景翼日記》，頁 150，1919 年 4 月 19 日。

<sup>92</sup> 《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66。

<sup>93</sup> 民國 100 年 9 月，筆者至渭北三原檔案局途中，路經涇惠渠管理局，大門口樹立著一塊由李協（儀祉）所題「涇惠渠」巨石。另關於靖國軍轄區水利興修請參見

拘囚西安期間，胡景翼曾堅不投降以明志，卻因陳樹藩不殺之恩，加上獲釋時與陳樹藩有所協議，都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在獲釋後，為停止陝戰及建設內部考量，仍與陳樹藩維持良好關係，當然再度引發爭議。但是直到直軍入關為止，胡雖與陳維持友善關係，卻嚴守一定的分際，當雙方進行議和行動時，都是與總司令部進行接洽，也由總司令做最後的裁定。換言之，總指揮胡景翼與總司令于右任之間各司其職，總司令代表對外的聯繫，而胡則進行靖國軍內部的整頓及建設，落實雙元領導體制的結果，渭北靖國軍區域的政治、軍事、教育、水利等都有長足的進步，也是靖國軍內部最為安定的階段。

## 肆、利用直軍入陝之機擴張實力

直皖戰役失敗後，陳樹藩所屬的皖系失勢，為鞏固督位，他一方面釋放胡景翼，藉以收束靖國軍；另一方面也派人赴直奉各大軍閥之間進行活動，但都徒勞無功。最重要的是他多年治陝政績不佳，在陝倒行逆施的結果，引發陝人惡感，造成一股龐大的撤陳風潮，<sup>94</sup> 使陝西易督漸成定局。北洋時期易督是一件大事，屢因易督爆發巨大風潮，陳樹藩地位雖已動搖，但此次的陝督易人能否順利交卸？易督之後的靖國軍在新舊勢力之間如何因應與抉擇，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

---

線潤民，〈陝西靖國軍第四路史料〉、〈陝西靖國軍轄區內的財政和水利情況〉，《陝西靖國軍》，頁 274、463；《西北革命史徵稿》，上卷，頁 166。

<sup>94</sup> 如陝西旅京學生向中央控訴陳樹藩（一）縱兵殃民、（二）擅殺大員、（三）摧殘教育、（四）破壞司法、（五）阿附逆黨、（六）勒捐肥己、（七）私借外債、（八）強迫種煙等八大罪狀。見〈陝西旅京學生控訴陳樹藩的呈詞〉，《陝西靖國軍》，頁 448-451；又如 1921 年 4 月陝省旅京學生及公民決議向政府請願撤換陳樹藩，又如三巡閱使天津會議期間，陝人聽說王占元有維護陳樹藩續任陝督的意見，也上書王占元，請其向政府建議撤換陳樹藩。見〈陝西各方面攻擊陳樹藩〉，《晨報》，北京，1921 年 4 月 3 日，版 2；〈陝人請撤陳樹藩〉，《大公報》，天津，1921 年 5 月 7 日，版 2。

## 一、直軍入陝經過

直皖戰後，陝西成為直、奉兩系擴張地盤的目標。奉系從許蘭洲入陝援陳時即有攫奪陝督的企圖，西安拘囚時胡景翼一再提醒陳樹藩，當注意防範，直皖戰前，陳樹藩力促奉軍撤防，卻因許未忘情陝督一職，在潼關逗留，造成枝節橫生。而直系吳佩孚早在豫省經營，目的即在西北的發展，卻卡在陝省，曾有「潼關之險，西安之固，終非陳樹藩能守」之語，所以閻錫山代表錢桐觀察到，「某派垂涎西北已久，向以陳柏生（樹藩）阻梗，以致不能入手」，<sup>95</sup>因此更易陝督其實是直系勢力發展的下一步布局。

民國 10 年 4 月 25 日，王占元、張作霖、曹錕等三巡閱使舉行天津會議，內閣總理靳雲鵬與會，商討直皖戰後的時局，也進行直奉勢力的分配。<sup>96</sup> 錢桐就此曾向閻錫山報告，包括陝督在內的豫陝甘三督人選成為天津會議中的一大爭點，但「陳柏生位置較趙周人（倜）更危險」。<sup>97</sup> 三巡閱使中王占元本支持陳續任，因缺乏實力，不敢有所主張；奉張希望由許蘭洲出任，而直系則先推蔡成勳，繼又推舉王承斌。最後，張作霖以獲得經略蒙疆及節制熱察綏三特別區為交換條件，與曹錕達成由直系駐鄂之二十師師長閻相文繼任陝督的決議，因王占元亦苦於湖北客軍林立，若閻師離鄂，可免除供贍之繁，亦極力支持，5 月 24 日北京政府發布以閻相文為陝督，內調陳樹藩為祥威將軍，陝局易督確定。<sup>98</sup>

陝西易督令發表後，陳樹藩抗命不肯交卸，即將聯結甘肅陸洪濤<sup>99</sup>抵抗

<sup>95</sup> 〈北京通信：曹王心目中之陝甘問題〉，《大公報》，天津，1921 年 5 月 27 日，版 1；「錢桐電閻錫山直軍分二路進取一潼關一紫金關」（1921 年 5 月 27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林清芬編註，《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頁 454。

<sup>96</sup>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 7 月，初版），第 1 冊，頁 566。

<sup>97</sup> 「錢桐電閻錫山此次天津會議結果豫陝甘為一大爭點」（1921 年 4 月 28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37-438。

<sup>98</sup>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書局，1978 年），第 6 冊，頁 24-32；彭洪鑄，〈1921 年陝督更替之經過〉，收入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第 4 卷，頁 275。

<sup>99</sup> 陸洪濤，字仙槎，江蘇銅山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曾任甘肅新軍督練官、甘肅

新督的傳聞不絕，因此不管北京國務院或直系曹、吳都不敢掉以輕心。國務院首先拍電閻相文，要其剋日率師赴陝，准其另率吳新田的第七師及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開陝助陣。曹錕也電閻謂陝省遍地萑苻，非有重兵，難資治理，囑其可另增加陸軍第二十四師張福來及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之一部。一次督軍調動，必須大軍壓境，中央除聽命於大軍閥外，對於早該撤換的小督軍也顯得無能為力，北京政府對地方控制力的微弱於焉可見。

5月30日閻相文前赴保定，準備赴任之前先與曹錕、吳佩孚妥商赴陝辦法。商議以張福來、馮玉祥兩軍由河南信陽開潼關入陝，擔任先發隊，閻則自率所部擔任馮、張之後援，第七師吳新田則從湖北襄陽北上，入荊紫關，轉赴西安，分散陳的注意力，以收擾敵效果。並令陝省內部的劉鎮華和張錫元等為之協助。6月9日馮旅首先進抵潼關，吳新田師亦開抵荊紫關，對陳形成包抄形勢。15日，閻相文的二十師也由鄂開抵潼關，準備對陳發動全面攻勢。

此次，直系為了攫取陝督一職，不惜調動大軍入陝，以馮旅為例，約1萬餘人編為四團，每晚開拔一團，分乘四列車，分四晚開拔，共計需16列車輸運。中央發給槍砲子彈的供應也很充裕，當時二十師輜重營由豫西觀音堂運送彈藥赴陝的車騎絡繹不絕。<sup>100</sup>軍隊調動之先的採辦行裝，開拔時軍隊及輜重的輸運都是沈重的負擔，沿途軍隊駐紮及糧食的供應也有擾民之嫌，尤其在陝省因靖國軍戰事未歇，單單雙方軍隊加上援陝客軍，已使陝民不堪其擾，如今又加入大批直軍，此番中央易督，不是針對陳樹藩統治之失，而是遷就大軍閥擴張地盤的野心，非但無助陝局的穩定，大軍入陝，首先加重陝人的苦難。

## 二、陳樹藩力謀對抗

---

涼州鎮總兵。民國4年任甘肅隴東鎮守使。9年甘督張廣建被免職，以蔡成勳接任，因蔡未到任，由陸暫護，至11年出任甘督。

<sup>100</sup> 〈陝督問題之別報〉，《大公報》，天津，1921年6月7日，版2；〈陝西軍事之餘波〉，《大公報》，天津，1921年8月12日，版1。

雖然面臨中央撤換及直系大軍來襲的威脅，加上內部靖國軍的持續對抗，陳樹藩可謂內憂外患、四面楚歌，但治陝多年，他累積可觀的實力，且早已作對抗準備，不可否認並非沒有絲毫勝算。黜職令發布之初，因為仍在觀望形勢，思考策略，爭取較有利的下臺條件，曾數度表示「服從中央，情願交缺」。<sup>101</sup> 但是其願意下臺、撤兵退讓的宣示，卻因「素行詭絕，民不見信」，多數人認為這只是障眼法，真正目的則在鬆弛敵人的警備。<sup>102</sup>

5 月 30 日，陝西省方軍政要人紛赴華州會議抵抗，期間鄂省暗助槍械，接濟的步槍二千枝已運達陝境，陝軍軍官及商會均來電挽留陳樹藩，加上陳軍力部署及眷屬或軍隊的退路安排也將近完成，所以他抗不交卸的態度愈來愈明確。<sup>103</sup> 6 月 2 日他先向中央提出交缺的四條件：（一）發數年欠餉；（二）新任緩至兩月後再行交接，因陝軍複雜，改編費時；（三）所有陝軍官佐均經百戰者，不得淘汰遣散，其剿匪出力者仍須給獎；（四）新任不得帶重兵入關，至多不可過一師以上。這些條件他也明知中央或者直系不會接受，所以又繼續派員分赴陝境各縣招收土匪，同時在商南及豫省各縣招募匪幹，都是抵抗新督的準備工作。<sup>104</sup> 但向來和陳併肩作戰的劉鎮華此時卻態度曖昧，據閻錫山所得消息，劉對於陝局「純抱觀望主義，見風使船」。<sup>105</sup>

6 月 9 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開抵潼關，與陳部潼商剿匪總司令党仲昭接觸，党旋接陳樹藩電，要其率部西行，讓出潼關，此乃因受靖國軍牽制，所部軍隊又極散漫，自知潼關決難固守，決將軍隊集中省城，另以一軍力攻

<sup>101</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變更宗旨服從中央情願交缺」（1921 年 5 月 31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57。

<sup>102</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潼關人民驚慌異常陳樹藩雖言撤兵退讓但民不見信」（1921 年 6 月 1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59。

<sup>103</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陝督黜職新換直派閻相文帶全部分三路入陝」（1921 年 5 月 30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56。

<sup>104</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要求中央發放數年欠餉等四條件」（1921 年 6 月 2 日），「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計劃在陝豫各縣招收土匪以備抵抗新任督軍」（1921 年 6 月 2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60-461。

<sup>105</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劉鎮華對陝局純抱觀望看風使船」（1921 年 6 月 4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64。



鳳翔的郭堅，為掃清後路之策，擬俟鳳翔得手後，即以西安省城為第一道防禦線，以岐山、鳳翔一帶為第二道防禦線，以乾州為第三道防禦線，倘臨潼不守，則退灊橋，再不能守則以乾州為前線，而以漢中為尾閭。因漢中毗連甘軍孔繁錦駐地，也可與川北漢南的劉存厚聯絡。如一戰而勝，仍可雄踞三秦，萬一失敗，可得孔、劉之援，是一可戰可守之計畫。<sup>106</sup>

計畫擬定後，陳樹藩將陝軍編制成四師，由劉世瓏、白鴻儀、張寶麟、瞿壽提分任師長，集結所部，憑河固守，又將省中槍彈羅掘一空，暗將軍需處房屋焚燒，案卷公文悉成灰燼。調主力軍駐大荔的劉世瓏移駐咸陽，張金印駐興平，令鎮嵩軍讓出整屋、郿縣，由其陝軍接防，作為失敗時南逃漢中之退路。還令姜宏模騎兵團移至大荔、蒲城之間的渭河兩岸以牽制西進直軍的右側背。<sup>107</sup> 但直軍移動迅速，陝境日趨緊張，西安商人開始罷市，秩序大亂，搶劫頻頻發生，劉鎮華鎮嵩軍和張錫元第四混成旅都各自為謀，郭堅乘機占領扶風，有向西安進取之勢。<sup>108</sup>

陳樹藩自認所部陝軍合計 3 萬多人，兵力相當充裕，仍有與直系一搏的信心。13 日陝軍姚振乾部在渭南孝義鎮被岳維峻的第四路圍攻敗降，<sup>109</sup> 劉鎮華鎮嵩軍態度模稜，駐守咸陽的主力劉世瓏部遇馮玉祥旅一戰即潰，同時駐守興平的張金印旅與直軍作戰亦無法立足，張且首先離部奔逃。在情勢不佳之際，陳再度放出交卸風聲，以鬆弛敵人戰備。因此有 6 月 17 日兩方在渭南的磋商，閻相文派第四混成旅旅長張錫元，陳派第一師師長劉世瓏談判交

<sup>106</sup> 彭洪鑄，〈1921 年陝督更替之經過〉，《北洋軍閥》，第 4 卷，頁 378。

<sup>107</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陝省戰事難免陳樹藩與甘軍合力攻打郭堅」（1921 年 6 月 14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73；張丹屏等，〈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 491；〈雙方備戰之陝局〉，《益世報》，天津，1921 年 6 月 5 日版 3。

<sup>108</sup> 「張樹幟電閻錫山潼關王觀音堂電線已斷」（1921 年 6 月 19 日）、「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帶衛隊開駐興平武功兩縣西安罷市任意搶掠」（1921 年 6 月 18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76、477；〈陳樹藩戀棧中之內憂〉，《晨報》，北京，1921 年 6 月 7 日，版 3。

<sup>109</sup> 〈張樹幟電閻錫山陳樹藩離省向漢中前進有進據漢中消息〉（1921 年 6 月 23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79。

接，讓外界預期，如果接洽妥協，則戰禍可免。看大勢不佳，陳即將原駐潼關以西各旅團撤向漢中，本人也向漢中前進，企圖以興漢為根據地，西聯孔繁錦，南聯劉存厚，準備持久對抗。<sup>110</sup> 直到 28 日易督消息已漸沉寂，雙方各將代表撤回，談判幾近破裂。<sup>111</sup>

### 三、靖國軍的伺機擴張

直系派大軍入陝，而陳樹藩則蓄謀對抗，雙方的戰火一觸即發，陝西易督再度演變成民國 9 年直皖戰爭餘波，中央只圖息事寧人，完全束手無策，而處於劇變中的陝局，卻讓靖國軍一時之間左右逢源，成為兩方爭取的對象。

處於困境中的陳樹藩在大敵當前，不得不向靖國軍示好，以共同抵禦外侮。他與副總司令張鈞和總指揮胡景翼聯絡共同合作，認為與第四路關係良好，比起直系，在此外敵入侵的時機，胡應能作為己助，所以在發給胡的信中言：「一切事予均有辦法，謀陝者固多，有予在，無論直奉，決不能輕易拿去，汝速將河北諸匪收拾。」自信能獲得胡的協助，雙方併力對抗直軍。在躊躇滿志之中，給北京政府辭職電中云：「否則丸泥可以塞涵關，縱竭閭（相文）、吳（新田）兩師之力，悉索相臨，樹藩敢決其無濟於事，不過徒苦吾秦民而已。」<sup>112</sup>

陳樹藩絕未料到此際非但各路靖國軍都不為任何條件所利誘，連向來關係不錯的胡景翼也心有成算。民國 10 年 6 月 14 日，胡發出通電，云：

陳氏罷黜，閻君蒞陝，景翼方冀秦中紛擾或可由此和平結束，解甲歸田，藉符素願，乃陳氏陽示歡迎，陰圖抗拒，省城內外以及東西各地嚴密布置，若臨大敵，拒命稱兵，近在眉睫。……景翼察此情

<sup>110</sup> 「張樹幟電閻錫山陳樹藩離省向漢中前進有進據漢中消息」（1921 年 6 月 23 日）、「馬駿電閻錫山陳樹藩積極備戰晉省毗連豫陝不可不增兵嚴防」（1921 年 6 月 23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479、481；〈陝局有緩和之希望〉，《大公報》，天津，1921 年 6 月 30 日，版 1。

<sup>111</sup> 韓稚甫，〈陝西易督經過記載〉，《陝西靖國軍》，頁 486。

<sup>112</sup> 張丹屏等，〈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 493。

形，勢難袖手，爰整義旅，起與驅除，為桑梓謀安全，即為國家消隱患。<sup>113</sup>

在電文中更澄清，絕無與陳樹藩攜手禦外之事，顯然扭轉陝局、重新抉擇的關鍵時刻已到。7月，馮玉祥命團長張之江到保定，請與胡景翼友好的曹錕部第十五混成旅長孫岳和軍官教導團教育長何遂寫信給胡，約其夾攻陳樹藩。<sup>114</sup> 在陳與直軍之間，胡看出直系勢大，決定選擇助直。

因陳樹藩是直軍與靖國軍的共同的敵人，所以最初于右任、郭堅等都曾對閻相文入陝表示歡迎；而直系也積極和靖國軍聯繫，期望靖國軍能配合直軍，繞陳軍之後，裡應外合，則陳樹藩只有腹背受敵，以儘速結束陝局紛擾。胡景翼一方面與閻相文的直軍合作，一方面整合靖國軍內部，所以7月1日起靖國軍的張鈺、王珏、劉一敬、曹世英等各路開始圍攻各縣，有牽制陳樹藩兼有支援鳳翔郭堅之意。<sup>115</sup>

6日閻相文與陳樹藩戰於灊上，陳敗逃，7日閻開入西安，接陝督新職。<sup>116</sup> 馮玉祥十六混成旅開到咸陽東渭河對岸，以大砲向城內轟擊，守城的劉世瓏旅是陳多年依靠的主力部隊之一，但尚未接戰即秩序大亂，士兵趁機搶劫，劉見勢不佳，立刻向馮軍投降，且在開往大荔途中被直軍繳械。<sup>117</sup> 雖然陳樹藩繼續退保乾州，並在咸陽、岐山一帶力謀防禦，但已是強弩之末。直軍繼續進襲乾州，為搗陳巢穴，閻相文並約于右任靖國軍由三原襲擊陳軍右翼，

<sup>113</sup> 〈關於陝事之要電〉，《晨報》，北京，1921年6月18日，版2。

<sup>114</sup> 孫岳字禹行，河北高陽人。曾為同盟會會員。陳樹藩任陝軍旅長，何遂治軍大荔時，孫往依何遂，與包括胡景翼在內的西北革命人士深相結納；何遂字敘父，閩人，在陳樹藩仍任陝軍旅長時，為辦教導營，胡入為學生。見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收入李泰棻、宋哲元編述，《西北軍紀實》（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年7月，第1版），頁50、101-102；何遂，〈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51輯，頁65。

<sup>115</sup> 「陳樹藩在鳳翔攻打郭堅隊伍突然譁變自相殘殺」（1921年7月5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493；韓稚甫，〈陝西易督經過簡要記載〉，《陝西靖國軍》，頁487。

<sup>116</sup> 「吳佩孚電閻錫山等閻相文大破陳樹藩於灊上陳西逃閻進省接任」（1921年7月7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495。

<sup>117</sup> 張丹屏等，〈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493。

奪醴泉，斷咸陽，郭堅從武功襲陳軍左翼。<sup>118</sup> 陳樹藩被迫狼狽西行，遁歸興平故里，最後率騎衛隊一營及第三旅旅長張寶麟部赴漢中另謀出路。留在陝中各地繼續與直軍相抗的還有駐興平的張金印第二旅，駐乾州、寶雞的張鴻遠，駐商州的張藩及駐醴泉的白鴻儀第四旅，他們因受實力最強的劉世璣部失利投降的影響，士氣低迷，毫無鬥志。

以興平戰役為例，這時興平為陳的臨時根據地，兵力極為雄厚，彈藥也很充裕，靖國軍的曹世英、高峻先後率部來到，卻因守城的張金印奮力抵抗，靖國軍未易奏功，直到胡景翼率的兩營生力軍前來，槍砲猛烈，晝夜不休，造成張部嚴重的死傷，張匆忙逃出，馮玉祥部的第三團也因此順利入駐城內。<sup>119</sup> 其餘靖國軍也趁機在咸陽、醴泉、乾縣等地截擊，肅清各地的陳軍。因胡在西安囚禁期間，曾與陳部建立起良好交誼，頗能獲得部分陝軍殘部的信任，加上他對陳部兵員訓練優劣或將領的統馭才能均了然於心，在接收評估方面也占盡優勢，因此接收到陳部最多也最為精良的軍隊。<sup>120</sup> 例如根據山西探報，陳部張鴻遠和胡的駐地相距甚近，卻無衝突，「因二人為舊識，有攜手之說」，但事實上，西安囚禁時胡對張部評價並不高，後來張與另一混成團陳光就都投降直軍。再如姚振乾投降閻相文，卻被看管，且行將槍斃，胡稱姚為三哥，顯示兩人交情之深，念及交誼，特函閻相文為姚請命，改納己部。<sup>121</sup>

陝軍張金印部下騎兵團長李紀才與胡景翼曾經同隸陳部，且都是富平人，尤為胡爭取收降的目標，在興平戰役失敗後，李先和第三路曹世英商量改編事宜，胡到咸陽找到與李交誼深厚的縣長朱霞軒，請他去向李進行遊說，在胡的極力爭取下，李紀才改向第四路投誠。交由第二支隊長馮毓東收撫，

<sup>118</sup> 彭洪鑄，〈1921 年陝督更替之經過〉，《北洋軍閥》，卷 4，頁 279。

<sup>119</sup> 〈陝西軍事近聞〉，《大公報》，天津，1921 年 8 月 14 日，版 1。

<sup>120</sup> 馮玉祥部王贊亭回憶直軍進入西安時，馮玉祥下令砲擊陳軍，陳樹藩大敗，潰軍一部為胡景翼收編，其餘退入南山山中，由此顯示胡景翼收編了最多的陳軍殘部。見王贊亭，《跟隨馮玉祥二十餘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 月，第 1 版），頁 11。

<sup>121</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于右任曹俊夫在三原備戰以防直軍等事宜」（1921 年 8 月 3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502-503；〈陝西軍事之餘波〉，《大公報》，天津，1921 年 8 月 12 日，版 1。

被編入胡部第四路的第九支隊，<sup>122</sup> 為胡的靖國軍第四路增加一支強大的勁旅。此外，也有「名為投誠閻督，實即依附胡軍」的說法，據閻錫山部張培梅的觀察，「其勢頗大」。同時胡又收留許多陳樹藩的潰兵及遣散隊伍，他們都持有陳部精良的武器，解除靖國軍原來槍械不足的窘境，<sup>123</sup> 當陳在關中西路力量被肅清之後，胡部靖國軍的實力非但沒有任何損耗，反而較直軍入關之前大幅增長。

但是靖國軍三、四兩路爭相收編李紀才，卻引起兩路靖國軍的巨大爭執，經過多方調停，最後協議把興平現存幾十萬雜色子彈撥曹，部隊仍由胡收編，問題才算解決。由此顯見在陳部陝軍潰散過程中，靖國軍各路雖多有斬獲，卻因爭奪俘獲，交訐亦相當劇烈，彼此的嫌隙，讓直軍有各個擊破的機會，與直軍之間的改編問題開始浮上檯面。<sup>124</sup>

## 伍、領導靖國軍的受編與易幟

從西安拘囚以來，維持陳樹藩的陝督地位一直是胡景翼一貫主張，獲釋回任靖國軍總指揮後，也屢因與陳關係密切，招致野心謀取官職的誤解，然而直到直軍入陝為止，雙方始終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顯示胡的真正目的只是在換取陝局的安定。但直軍入陝改變了彼此的均勢，陳樹藩眾叛親離，易督成為定局，陝西靖國軍面臨新的困境—受編或反受編的兩難，受編意謂向直系軍閥投降，對靖國軍護法革命的傳統而言，是重大的恥辱；若選擇反受編，過去靖國軍抗陳已顯得吃力，更遑論如今是強大的直軍。

### 一、靖國軍受編問題

<sup>122</sup> 張丹屏等，〈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 494；葉雨田，〈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之見聞〉，《陝西文史資料》，第 3 輯，頁 237-238。

<sup>123</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之潰兵及遣散隊伍均被胡立生收留」（1921 年 8 月 14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516。

<sup>124</sup> 毛煥明，〈于右任領導陝西靖國軍〉，《三原文史資料》，第 1 輯，頁 101。

易督令頒布之初，包括胡景翼在內的靖國軍選擇與直軍合作，希望能順利驅除禍陝多年的陳樹藩，但在合力驅陳過程中，彼此已經疑忌叢生；當驅陳成功，閻相文督陝後，兩方的合作關係立即發生變化。對靖國軍而言，直軍二師一混成旅的大軍開陝，稱得上是大軍壓境；而在入陝之前，曹錕、吳佩孚都對陝局內部的複雜性有過精確評估，三路重兵入陝，足見直軍有備而來，平陝過程中，曹、吳又一再向閻相文承諾，可以隨時增兵增餉，給予最強而有力的奧援，這都顯示直軍絕不以取代陳樹藩陝督地位為滿足，進一步收拾靖國軍，結束陝省長期分裂，並將陝省發展成直系勢力擴張的橋頭堡才是其真正的目標。

靖國軍深知今後面對的入陝直軍將是更嚴重的威脅，對閻相文取代陳樹藩，于右任曾表示：「閻、陳為人皆一丘之貉耳，吾人初不願為左右袒，至外傳與直軍接洽說，全非事實。」<sup>125</sup> 對直軍已有警覺，靖國軍開始採取防範態度。于右任與曹世英均回三原備戰防直，胡景翼帶所部十餘營本來分駐咸陽、興平、武功之間，當閻相文提出委胡為旅長的條件時，胡並不搭理，仍返回三原。換言之，在直軍入陝之後，靖國軍還有繼續維持獨立自主，不受他人節制之意。<sup>126</sup> 因此在直系龐大的軍力籠罩下，如何維護原有的生存空間並或持續發展已成為靖國軍的難題。

靖國軍將領中，郭堅和胡景翼兩人首先成為直系注目的焦點，郭堅在靖國軍中「悍匪」形象早已名聞全陝，縱容部屬強奸擄掠，無所不為，軍紀之敗壞令人髮指。在驅陳過程中，郭又與馮玉祥部在鳳翔附近衝突，時郭疑馮部攻己，竟將該部完全擊斃，只逃回徒手三人。胡景翼率領靖國軍中最強大的第四路軍，在陳樹藩陝軍的潰散過程中，收降最多，其時閻相文也正極力派人鼓動陳軍投誠，雙方爭相收編陳部，晉南鎮守使張培梅向閻錫山透露，「陳軍第二旅名為投誠閻督，實即依附胡軍」，而與馮玉祥之間，也因胡收繳了陳部第二旅的大砲四尊，造成「馮旅長與胡立生爭執此砲，頗形反目」。<sup>127</sup> 顯

<sup>125</sup> 〈陝事變化之各方面觀〉，《大公報》，天津，1921年7月23日，版1。

<sup>126</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于右任曹世英在三原備戰以防直軍等事宜」（1921年8月3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502-503。

<sup>127</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陳樹藩之潰兵及遺散隊伍均被胡立生收留」（1921年8月14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516。

然在收編陳部過程中，雙方已經引發嚴重的利害衝突。而更讓閻相文心存顧忌的是，胡實力已大為增強，但「樹幟之心未戢，彼夢想陝北鎮守使職」，<sup>128</sup>日後必是直軍的心腹大患。

由於郭、胡軍力迅速擴張，閻相文欲加收撫，卻未獲兩人回應，於是在馮玉祥的策劃下，郭、胡兩人同時被召到省城，閻相文親切招待兩人，前一日晚間胡景翼被保護出城，郭並不知情。<sup>129</sup>民國10年8月13日午後馮玉祥在講武堂宴請郭堅，兩人言談甚為歡洽，席間埋伏士兵向外窺探時，被郭查覺，質問馮玉祥，但槍聲立刻響起，郭堅被殺，懸首於皇城內，旁邊懸掛一榜，寫著「積匪郭堅之首級」。郭的西安辦事處也被查抄，抄獲槍械及煙土甚多。各路靖國軍辦公處人員得此消息，也都逃散一空。<sup>130</sup>由晉督閻錫山部對此事始末的報告看，馮於其中施展政治權術的意味濃厚。郭堅之被殺，固然是因其為靖國軍的驍將，軍紀敗壞，早已激起反感，但更重要的是馮玉祥意圖一石兩鳥，以此向靖國軍各路施加壓力，首要目標尤其鎖定靖國軍中的實力派人物胡景翼，警告其如不歸順，當以郭堅下場為鑑，期望迅速解決陝局。也顯示目下靖國軍已至最後路線的抉擇時刻，在他們之前只有：（一）接受直軍收編，下旗易幟；（二）繼續與直軍武力對抗兩個選擇，已不容許存在模糊空間。<sup>131</sup>

<sup>128</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直軍在省西一帶與陳樹藩接觸不時開戰」（1921年7月18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496。

<sup>129</sup> 胡景翼得以逃脫，係得陝西省長劉鎮華透露消息，兩人在胡西安拘囚獲釋之前，為了解決陝局問題，有較頻繁的互動，而劉之所以讓胡得以逃脫，目的在為他個人將來留有餘地。馮玉祥殺郭堅除了因郭部在陝紀律敗壞，姦淫婦女、搶掠財物，已經引起向來注重軍紀的馮玉祥的側目外，郭潤宇認為另一因乃郭曾在逐陸戰爭中，被指稱洗劫污辱陸建章眷屬，而陸建章是馮的養女之婿，因馮陸的特殊關係，馮為替陸報仇，乃有暗殺郭堅之舉。見趙云生，〈馮玉祥與陝軍之間矛盾的前因後果〉，《陝西文史資料精編》，第5卷，軍事派別上冊，頁50；郭潤宇，〈郭堅被殺罪名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頁314-316。

<sup>130</sup> 〈郭堅已被閻相文處死刑〉、〈閻相文捕殺郭堅之詳情〉，《晨報》，北京，1921年8月15日、26日，版3；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586；「張培梅電閻錫山馮玉祥親以手槍擊斃郭堅」（1921年8月18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517；胡英賢，〈馮玉祥誘殺郭堅事實〉，《陝西靖國軍》，頁496。

<sup>131</sup> 葉雨田，〈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之見聞〉，《陝西靖國軍》，頁240。

郭堅被殺，胡景翼雖然倖免，但事後回想，也不禁深受震撼，「驚心落魄」。<sup>132</sup>尤其在 8 月 23 日閻相文「中毒暴亡」，25 日馮玉祥代為陝督後，情勢更加嚴峻。閻相文死因引起許多揣測，如自殺、郭堅餘部報復或為馮玉祥所殺，但不管死因為何，卻證實他對陝局的悲觀及無法承受督陝的龐大壓力，馮比閻堅決果斷，入陝以來，他強勢輔助閻相文，驅除陳樹藩有功，閻相文死後，馮面臨陝局的複雜性有增無減，例如 9 月 18 日直軍收編不久的第一混成旅張鴻遠部被陳樹藩勾煽，謀攻省城，馮立將叛軍張鴻遠和張藩扣押，並立刻猛烈還擊。更糟的是直軍第七師和第二十師卻乘此變局，向馮提出發餉三月的條件，顯示馮內外交迫，<sup>133</sup> 如果再對陝局處置不當，極可能功虧一簣，治絲愈棼，屆時非但靖國軍無力解決，甚至已潰退漢中的陳樹藩都有死灰復燃的可能，<sup>134</sup> 處於險機環伏之中，改編靖國軍成為馮之第一要著，一方面可除肘腋之深憂，一方面可收靖國軍以為己用。<sup>135</sup>

斬除郭堅，已對靖國軍發揮嚇阻效用，馮玉祥開始對靖國軍展開誘導改編和武裝威脅並用的策略，總司令于右任和總指揮胡景翼成了馮的首要目標，馮與于、胡兩人洽商，欲將靖國軍編為陝北屯墾隊，以于為督辦，實施寓兵於農的主張，以解決靖國軍的問題。<sup>136</sup> 眾所周知，不管過去的陳樹藩，

<sup>132</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馮玉祥就任後將省內娼妓戲團一律掃除淨盡」(1921 年 9 月 9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526-527。

<sup>133</sup> 「錢桐電閻錫山陳樹藩聚合川軍由漢中分三路攻西安」(1921 年 9 月 21 日)、「張培梅電閻錫山中央見陝局又生變派趙某帶重兵入關助馮」(1921 年 9 月 25 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 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 5 冊，頁 530-531。

<sup>134</sup> 陳樹藩在直軍入陝後退守漢中，倚靠陝南鎮守使張寶麟軍力，準備伺機再起，此時因為幾項傳聞：如 1. 于右任、張鈺靖國軍不滿於閻相文，而欲聯陳抗直；2. 閻錫山與陳樹藩訂有攻守同盟，有援陳消息；3. 浙江盧永祥仍以聯省自治言論支持陳樹藩，此時為援陳而派代表赴廣東，向孫中山乞援，獲孫中山同意；4. 川省劉湘有援陳的消息；5. 段祺瑞的安福系正在進行援陳的活動等，而有陳樹藩即將再起的消息，另外，因陳樹藩派參謀長瞿壽祺赴廣州聯絡，孫中山乃任命陳為陝西護法軍總司令，且派代表勸于右任與陳樹藩攜手，與川軍聯合出兵北伐。見〈陝事變化之各方面觀〉、〈危機四伏之陝局〉，《大公報》，天津，1921 年 7 月 23 日、9 月 9 日，版 1、2；〈馮玉祥辭職與陝局〉，《晨報》，北京，1921 年 9 月 19 日，版 3。

<sup>135</sup> 〈馮玉祥督陝命下之新猷〉，《晨報》，北京，1921 年 9 月 5 日，版 3；彭洪鑄，〈1921 年陝督更替之經過〉，《北洋軍閥》，第 4 卷，頁 280。

<sup>136</sup> 毛煥明，〈于右任領導陝西靖國軍〉，《三原文史》，第 1 輯，頁 102；〈馮玉祥繼閻



或今天的直系，于右任對受編總是一貫堅決反對，而擔任總指揮的胡景翼先與直軍合力對付陳樹藩，趁機發展實力，在靖國軍中舉足輕重，儼然掌握靖國軍的生死存亡，自然成為新任陝督馮玉祥積極收編的目標。

胡景翼雖係革命黨員出身，但有感於空談革命的局限性，從參加陳樹藩陝軍以來，趨向現實主義，希望以軍事實力助成革命事業，所以民國 7 年雖投入反陝督陳樹藩的陝西靖國軍，反而希望爭取陳樹藩加入南方陣營，與陳關係良好，引來訾議。當陝西易督確定，改與直系合作討陳，顯見其係以實力擴張為考量。在吳佩孚、馮玉祥加緊收編靖國軍行動之後，深知靖國軍絕非直軍之敵，接受改編已勢在必行。尤其在與直軍合作討陳的過程中，他看到馮玉祥軍隊紀律之嚴整與軍力之強盛，遠非郭堅、曹世英等部靖國軍可比，而吳佩孚更是他再三稱道的軍閥，都顯示假途直軍，藉以改善軍隊素質、脫離土匪標記、保存第四路的軍事實力甚至另謀發展，成為胡景翼的最佳選擇。<sup>137</sup>而胡的態度也連帶影響靖國軍其他各路，如曹世英、高峻等人也都有與直系接洽受編的消息。

但受編談判都是靖國軍各路分別進行，造成彼此抵消實力，不能掌握有利的談判籌碼，使直方所答允的收編條件十分苛刻，例如馮玉祥最先只答允將胡部編為一旅，遑論其他各路。更重要的是暴露了靖國軍內部嚴重分歧的缺失，讓吳佩孚和馮玉祥屢次提議乾脆以武力消滅靖國軍，反而危及靖國軍的存續，顯示先達成內部受編與反受編意見的整合，成為胡景翼能否成功領導靖國軍達成受編的先決條件。

## 二、靖國軍的易幟之爭

民國 10 年 9 月間，吳佩孚派周贊元和趙世鈺回陝，分見胡景翼和馮玉祥，

---

督陝之新政》，《晨報》，北京，1921 年 9 月 9 日，版 2。

<sup>137</sup> 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 54；〈陝西靖國軍紀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史料》，頁 521；葉雨田，〈陝西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靖國軍》，頁 509。

周、趙兩人勸胡早日受編，息兵安民。<sup>138</sup> 馮玉祥也一再表示：當陳督餘孽猶存，加上渭北十餘縣的靖國軍，是養癰貽患，將使陝局前途不堪設想，其已派代表先與靖國軍首領協商限期編制，約一師一旅即可收束，如果靖國軍方面拒絕，將派隊分途進剿，即使與靖國軍戰至全軍覆沒，亦所甘心。<sup>139</sup> 明白宣誓收編甚至消滅靖國軍的決心，於是受編與否在靖國軍統治區域開始有了熱烈的討論，胡部的態度日趨明朗。而曹世英除與胡進行拉攏外，另派親信在西安與馮聯繫，也派代表到洛陽見吳佩孚，企圖早日解決受編問題。

但是不管第三路或第四路，內部都有反對意見。最初第四路反對受編者不乏重要將領，如岳維峻、鄧寶珊、李雲龍諸人都不同意易幟受編。但由於他們對胡的信賴與忠誠，仍能尊重胡景翼的意見。如岳維峻和鄧寶珊即不願對此問題輕易表達意見，馮毓東則在觸及這個問題時即沈默以對，因為馮毓東與實力最強大的李紀才關係密切，馮的沈默使反受編的人也不敢輕易表態，這都促進第四路達成內部的整合。

胡景翼在第四路的文人之中也努力協調，重要謀士劉允臣和續桐溪都主張易幟受編，胡又把李仲三、李含芳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由於二李熱心奔波，其他人漸漸被說服。胡景翼又一再對他們強調，改編已是大勢所趨，為團體，為個人，為陝民，都非改變不可，先求得他們諒解，才能再擴及影響各支隊態度。

第三路情況較為複雜，曹本人認為：（一）過去靖國軍在抗陳之中尚能維持鬆散的團結，如今靖國軍反有解體之虞，其第三路內部亦有分裂可能；（二）長年供應靖國軍餉糈的渭北已經民窮財盡，韓城、郃陽一帶的民團不時向靖國軍進攻，顯示人民對靖國軍的反感；（三）四路的田玉潔派兵攻打三路的淳化部隊，岳維峻公然將三路參謀于鶴九槍殺，這些混亂情況，使曹感覺勢孤力單，認為受編第三路才有前途。<sup>140</sup> 但是因他的幕賓及文士對受編多持激烈反對，嚴加批評的態度，部分支隊也都強烈反對被改編，曹只得私下祕密進行活動。

<sup>138</sup> 葉雨田，〈陝西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靖國軍》，頁 507。

<sup>139</sup> 〈關中軍事之近聞〉，《大公報》，天津，1921 年 9 月 27 日，版 2。

<sup>140</sup> 葉雨田，〈陝西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靖國軍》，頁 511。

受編與反受編兩派在三原東西兩關相互對立，暗潮洶湧，東關以胡景翼為中心，是主張受編者議事討論之地，西關以于右任為中心，是反對易幟受編者的聚集之所。兩者間的對立，加上有人挑撥離間，甚至引發流血事件，于的馬弁被人打死，快槍 1 枝和子彈 16 顆被奪，事涉胡部馬弁，讓雙方關係更加緊張。內部的分裂也導致地方混亂，人民不安，馮玉祥派遣林開甲到三原勸說，仍遭于右任拒絕，雙方對立更為僵化。于缺乏實力，平時倚賴胡景翼號令各路靖國軍，其實並不願與胡趨於決裂，所以當衝突加深之時，于曾寫信致胡，云：

聰明無比之立生，何以至今不曾覺悟！我如不愛弟重弟，則天厭之！  
我如對弟有一絲隔閡，則天厭之！我如有一點聽信反對黨的話，則  
天厭之！弟勿疑我，並勿以流俗悠悠之口，翻復是非之言，引為於  
本身名譽有關，大徹大悟，方為英雄。立生其再思之。<sup>141</sup>

希望胡能以自身名譽為重，懸崖勒馬，消除雙方的隔閡與誤解，然而並無效果。

已經下定易幟的決心，胡景翼由總指揮部通知渭北各縣政府，要求選派各界代表若干人前往三原決定大事，以富平為例，選定代表共 20 餘人，而全渭北 15 縣共計代表 296 人。<sup>142</sup> 於 9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城隍廟開國民大會。<sup>143</sup> 19 日，胡為高級將領打扮，登臺對代表說：我們反陳以來，人民受盡艱苦，今陳已倒，目的已達，現在省方著令我們取消靖國軍，若不取消，立刻就要打仗。景翼是個軍人，並不怕打仗，只因軍費無著，才受別人的改

<sup>141</sup> 〈靖國軍時于右任的五封信函〉，《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1984 年 12 月），頁 87。

<sup>142</sup> 劉恢先，〈陝西靖國軍拔旗易幟的片斷紀實〉，《紀念胡景翼將軍六十年專輯》，頁 58；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第 26 輯（1984 年 12 月），頁 21-22。

<sup>143</sup> 2011 年 9 月筆者尋訪胡景翼召開國民大會地點——三原城隍廟，該廟位於三原縣城中心，為一歷史悠久的古寺廟建築，供奉三原人唐代名將李靖，其規模之宏偉，建築之堂皇，包括應門、戲樓、鐘鼓樓、獻殿、拜殿、陪殿、寢殿、財神殿等單式建築十分齊全，在全國城隍廟中首屈一指，已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AAA 級旅遊景區。

編，如果各位能想出辦法籌措軍費，景翼絕不走這一條路。請大家上臺發言，上臺發言者僅一二人，其中一人為李含芳，二人講話都主張議和，因為反對一方提不出什麼籌餉方法，所以在一邊倒的情況下，歷經 4 小時，通過取消靖國軍名義，且由大會公推于右任改充全省自治籌備會會長，主持民治；最後由代表提出七項議案，解決一切善後問題。那天臺下座無虛席，出席者每人被招待 4 個包子。<sup>144</sup>

會後代表議論紛紛，有說胡景翼向來是有骨氣的，怎麼這次如此軟弱，喪失了一世威名。有謂于總司令雖未到場，但一定是事先商量好的，不然胡是不敢獨拿主意的。顯示會議是胡想趁著反對勢力尚未凝聚，在大會中營造受編的和平氣氛，然後以多數民意為名，先發制人，讓靖國軍的改編成為既定事實。9 月 25 日，報端即刊載以左子縉、侯篤等 17 人領銜的渭北 15 縣各界代表 296 人發出通電，云陝省「兵連禍結歷時五載，加以饑饉交臻，土匪蜂起，淫掠燒殺，侵暴無辜，陝民十室九空，瘡痍滿目……爰求胡公召集國民大會，解決陝局」的通電。<sup>145</sup>

師法吳佩孚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是問題的主張，胡景翼也藉著三原國民大會召開，完成易幟受編的宣示，卻引來許多不諒解，如總司令于右任對靖國軍軍力有甚高的評估，對靖國軍響應孫中山北伐寄予厚望，因此打擊甚大。又如孫中山也因此致函鄧寶珊，譴責胡「受奸人蒙蔽，召集少數無賴之徒，託名國民大會，變更靖國軍名義，以堂堂護法之師，受偽廷之改編，……

<sup>144</sup> 七項議案內容：（一）陝宣布自治，制定省憲，民選省長；（二）陝西靖國軍改編為正式軍隊，胡一路改編為一師，曹、高兩路併為一混成旅，其餘各旅一律遣散，胡等由中央任命為師旅長；（三）推于右任為全陝自治籌備會長；（四）三原各縣仍畫為胡、高各軍駐紮地點；（五）靖國軍所有各文武官員當分別任用；（六）靖國軍改編後直轄於督軍部下，餉由陝西地方籌備；（七）靖國軍於以下各條議妥後，通電取消自主，承認馮玉祥、劉鎮華分為督軍省長。見〈于右任取消靖國軍條件〉，《盛京時報》，瀋陽，1921 年 10 月 12 日，版 7；〈陝西渭北十五縣國民大會關於取消陝西靖國軍名義推于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會長通電〉（1921 年 9 月），《陝西靖國軍》，頁 498-499；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頁 21。

<sup>145</sup> 劉恢先，〈陝西靖國軍拔旗易幟的片斷紀實〉，頁 58；〈陝西渭北 15 縣國民大會關於取消陝西靖國軍名義推于右任為陝西自治籌備會長通電〉，《陝西靖國軍》，頁 498-499。

為西南所不容。」<sup>146</sup> 對反對的聲音，胡有感於心，此時于右任已退居民治學校校園，國民大會結束當晚，胡親至于家，于閉門不納，胡請于夫人轉告于：「事非得已，不管我採取怎樣做法，我決不負孫先生和先生。」<sup>147</sup>

10月10日是靖國軍卸下旗號，接受直軍的改編的日子，但因易幟改編僅由胡景翼與馮玉祥商定，並未獲得各路同意，內部反易幟聲浪高漲，加上傳出陳樹藩已接受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陝西總司令，且因孫段合作，皖系的徐樹錚和孫中山都分派代表入陝，勸于右任與陳樹藩攜手共同討馮及出兵援鄂。<sup>148</sup> 反易幟受編一方勢力的集結，讓胡景翼心存顧忌，雖已宣告易幟改編，但仍不敢取下靖國軍旗幟，陝軍暫編第一師的關防也暫未啟用。<sup>149</sup>

### 三、靖國軍易幟風波的落幕

瞭解直軍入陝後靖國軍未來處境與陝局前途的艱難，胡景翼自然不希望受編的努力功虧一簣，但三原國民大會召開，影響力不如預期卻是不爭的事實，原定的降旗易幟承諾被迫暫緩。同時陝督馮玉祥也密切注意靖國軍的收編進程，除了以胡為主的接洽外，曹世英與高峻也分別向他提出受編要求，看出靖國軍內部的分歧，也清楚整體軍紀欠佳的嚴重缺失，<sup>150</sup> 馮對收編疑慮日增。根據晉督閻錫山接獲的消息，「馮督迫令胡立生改編，似形決裂，雙方正在備戰中」，<sup>151</sup> 顯示在收編的交涉中，馮居優勢地位。

對收編與否馮玉祥陷入猶豫，加上懷疑胡景翼有同陳樹藩、于右任等攜

<sup>146</sup> 〈孫中山致函鄧寶珊反對陝西靖國軍接受直系軍閥改編〉，《陝西靖國軍》，頁500。

<sup>147</sup> 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第16輯，頁22。

<sup>148</sup> 〈馮玉祥辭職與陝局〉，《晨報》，北京，1921年9月19日，版3；〈陝西軍政消息〉，《大公報》，天津，1921年9月22日，版2。

<sup>149</sup> 彭洪鑄，〈馮玉祥督陝後之局勢〉，《時事月刊》，第1年第11期，收入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民國時事文獻匯編》，第3冊，頁359。

<sup>150</sup> 〈1921年11月5日〉、〈1921年11月5日《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4、47。

<sup>151</sup> 「張培梅電閻錫山中央見陝局又生變派趙某帶兵入關助馮」（1921年9月25日），〈直皖戰爭與陝鄂諸役案2〉，《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頁531。

手合作攻打西安的可能，因此對胡一再施壓，下令他必須儘速收束靖國軍，一個月內開赴陝南興安與鄂、川前敵。<sup>152</sup> 兩項命令對胡而言，都是馮存心為難的舉動。前者要他立即降服或擊敗高峻、曹世英等人，但過去即使是惡性重大的郭堅，為了靖國軍的利益，胡都願意撇開個人的惡感，而與郭合作，更何況如今面對直軍的威脅下，靖國軍已成為生命共同體的現實。後者則有調虎離山、趁機消滅胡部實力的用意，且開赴陝南，對付的是已加入護法陣營的陳樹藩，胡以拖延戰術應付，馮則一再緊迫盯人，雙方關係日趨緊張。<sup>153</sup>

根據何遂的回憶，馮玉祥當時確有剿滅胡景翼之意，因為馮曾向胡的老友孫岳抱怨：「胡部完全是土匪，擾亂地方，絕不能容。」孫岳乃要何遂赴陝協調，見馮時，何遂出示馮給陸軍部軍法司長陳登山的電報，內容云：邠縣李紀才部形同土匪，請褫奪官勳，歸案拿辦。何向馮強調，李紀才既是胡的旅長，此舉等同於要收拾胡。馮乃要何遂親自到三原看看，何到三原後，勸胡應積極整頓部隊，胡表示：馮玉祥、吳佩孚要把我擠出陝西，要收編我的部隊。何遂於是向胡建議，越過吳、馮二人，針對曹錕貪財好貨的毛病，以陝西的珍貴古董賄之，直接走曹錕路線。於是透過孫岳夫人，前往曹錕處疏通，確定胡部番號是陝西暫編第一師，並電告吳、馮兩人，不久胡景翼也到保定見曹錕，他的接受直系改編才算確定。<sup>154</sup>

易幟受編確定後，胡景翼更密切地與第三路的曹世英聯繫，希望第三路能與第四路一致行動，一方面讓直軍不敢輕忽靖國軍的影響力；一方面共同對付反受編勢力，靖國軍的易幟才有成功的可能。曹認同胡的意見，認為胡部實力強，胡個人聲望也高，深得直方馮玉祥、吳佩孚，甚至曹錕的重視，跟著胡走是必需的，也是有前途的。三、四兩路的聯合受編，直系開始研究曹世英究應編入胡部的一旅或單獨改編為一旅，顯示曹部收編離不開胡，且緊跟在胡後面。<sup>155</sup>

胡景翼部的改編經過馮玉祥與直系領袖吳佩孚、曹錕一再的磋商後，於

<sup>152</sup> 〈靖國軍取消後之陝局〉，《晨報》，北京，1921年10月18日，版2。

<sup>153</sup> 〈1921年11月15日〉，《馮玉祥日記》，第1冊，頁44。

<sup>154</sup> 何遂，〈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51輯，頁65-66。

<sup>155</sup> 葉雨田，〈陝西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靖國軍》，頁511。

10月20日發布，第四路的8千餘士兵，由原屬靖國軍總司令部正式改隸兩湖巡閱使吳佩孚下的陝西暫編第一師，由地方的非正式武力，躍為中央正式的國軍；胡擔任師長，下設兩旅，由胡推薦親信部將岳維峻為第一旅旅長，田玉潔為第二旅旅長，保存第四路的完整性。餉項由靖國軍時期在駐地就地籌餉改由陝省擔任，裝械不完全者則也改由陝督為之籌備補充。但也依馮的意見，重申雖是駐陝擔負省防，但在改編就緒後，應該發往興安，捍衛陝南，兼顧鄂北。<sup>156</sup>

第三路的改編也在積極接洽中，但因曹世英是瞞者大多數的反對者祕密進行，已退居東里的于右任原認為曹向來被革命人士推重，應不至變節，11月17日來到高陵，準備召集靖國軍及陳樹藩代表會議，商討鼓吹民治及團結反抗直軍馮玉祥的方略，以挽回靖國軍分裂的危機，然而曹世英竟避不見面，只派幾名部屬虛與委蛇，這個會議因曹避不出席而不得要領，于右任終於無功而返。<sup>157</sup>

民國11年1月已退漢中的陳樹藩重整殘部，又獲得川軍的支援，開始向北反攻，馮玉祥命令胡部開拔前往漢中防禦，胡景翼認為馮不懷好意，目的在致靖國軍於死地，乃以總司令部仍未解散為由，向馮要求解散費2萬元，14日胡在三原開軍事會議，決議強力解散靖國軍總司令部，16日胡遣其衛隊長楊瑞軒率隊直犯總司令部，將印信、文籍、槍械、公款搶掠一空，總部改為師部。此舉造成一些騷動，對總司令于右任是一大打擊，致電各將領，聲明：「總部被逆黨暴力解散，此係凌犯靖國軍團體，非僅右任櫻罹楚毒，今茲之事，決於一言，死戰生降，想計之熟，惟明教之。」希望藉由其他靖國軍將領的聲援，對胡的舉動嚴加制裁，然而曹世英此時正在歡迎胡的代表劉治

<sup>156</sup> 「保定曹錕來電」（1921年10月15日），〈直軍入陝有關文電〉，《北洋軍閥》，第4卷，頁290；「馮玉祥報請北庭委胡景翼為陝西暫編第一師師長電」（1921年10月13日），「保定曹錕來電」（1921年10月15日），〈直軍入陝有關文電〉，《北洋軍閥》，第4卷，頁501-502。

<sup>157</sup> 〈1921年11月5日〉，《馮玉祥日記》，第1冊，頁44；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601；葉雨田，〈陝西靖國軍末期高陵事變見聞〉，《陝西靖國軍》，頁508；〈陝西之高陵會議〉、〈陝西靖國軍之潛伏〉，《晨報》，北京，1921年11月23日，版3、6。

洲，所派的代表王子中此刻也在三原謁胡，商受編條件，總司令部陷入孤立無援。於是繼下旗易幟的宣示之後，象徵靖國軍精神的總司令部又遭解散，曾經親手締造靖國軍的胡景翼，在情勢變換之際，又親手加以結束。

反受編的勢力只剩下第三路的兩支隊長石象儀及楊虎城，于右任再從東里花園退往淳化的方里鎮，4月6日石象儀結合反受編的文士惠又光、柯益謙等人，先聯繫胡部李紀才，準備結合兩路的反受編勢力，進行最後一搏。趁曹世英不在城內時發動高陵事件，拒曹入城，同時揭露曹投降直軍的罪狀。曹被迫往通遠坊的天主堂暫避，胡景翼因李紀才告密，來到通遠坊見曹，向曹伸出援手。派田玉潔、李紀才等部圍攻高陵，俘獲首謀者數人，並護送曹回到高陵，事件也立刻平息。

最後于右任退到武功，依靠楊虎城，靖國軍旗幟雖仍得先後飄揚於武功、鳳翔等地，但孫中山的北伐沒有進展，陳樹藩反攻西安也在吳新田和馮玉祥的聯手下，以敗退川陝交界收場。<sup>158</sup> 孤懸一隅的陝西靖國軍殘部處於北軍環伺下，處境日愈艱難，5月11日于右任和楊虎城雙方協議，于返回廣東，楊則前往投靠陝北鎮守使井岳秀。<sup>159</sup> 陝西靖國軍隨之成為歷史陳跡。

雖然由胡景翼主導的靖國軍易幟受編及解散總司令部之後，反受編的勢力仍數度集結，而有高陵事件的發動及楊虎城領導靖國軍的繼續奮鬥，最後仍免不了失敗，而被迫投靠強權，胡、楊等人分別為受編與反受編而努力，但最後為保存實力，仍是殊途同歸。此也顯示胡經由三原國民大會，確立靖國軍受編方向，再繼續進行內部的整合及外部的聯繫，而完成大部分靖國軍的易幟受編是因應直軍入陝後，陝局巨大變化下的不得已之舉，在和平受編之中，結束陝西靖國軍的紛擾，卻能避免陝人再罹戰禍之苦；雖依附直系，卻能保存大部分的靖國軍革命武力，所領導的第四路軍也獲得脫胎換骨之機。

<sup>158</sup> 〈陝西靖國軍鉅變後之各頭目〉，《晨報》，北京，1922年2月28日，版5；張丹屏等，〈陳樹藩潰敗逃川前後〉，《陝西靖國軍》，頁495。

<sup>159</sup> 孫蔚如，〈楊虎城在武功繼續堅持陝西靖國軍旗幟〉，《陝西靖國軍》，頁526-531。



## 陸、結 語

綜上所述，探討胡景翼領導陝西靖國軍易幟的原因及接受直軍改編的主張，必須更全面的清理從陝西靖國軍建立以來他對民國政局、靖國軍戰役及靖國軍成員的檢討。首先藉由梳理他在西安拘囚期間所留下的日記，可以清楚的發現胡參加靖國軍與其他靖國軍將領實有顯著的區別，那就是當其他將領較著眼於討陳時，胡更關心的卻是護法的成敗與陝局的安定。

就陝局而言，對照時人「民國十年間之陝西，一土匪世界之陝西」的批評，<sup>160</sup> 胡景翼也有類似的反省，認為辛亥以來的陝西原來已是「陝亂未停，民無寧日」，但靖國軍起事後，陝局更陷入「吾陝匪也，兵也，瘟疫也，旱災也，而又繼之以雹也」的慘狀。<sup>161</sup> 建立靖國軍的目的是為了平定陝亂，然如郭堅、盧占魁等靖國軍將領皆軍紀敗壞，胡甚為詬病，稱為「土匪革命」，嚴重的人禍加上天災，使陝人災難永無休止，胡因而開始產生結束靖國軍戰事的想法。

就護法事業而言，革命黨員出身的他，頗感於民國以來革命勢力的式微，始終有重振革命力量的期盼，曾云：組建靖國軍的目的在「欲使南方早戰勝，而憲法速產生」，<sup>162</sup> 由此可見其對護法成功的殷切期盼。因護法偏於西南各省，惟有北方的響應才足以增加護法成功的機會，當靖國軍戰事陷入膠著之後，為了護法事業的成功，他不惜勸服同為革命黨人出身的陝督陳樹藩加入南方的護法陣營，希望早日結束靖國軍戰事，加速建設陝西成為西北革命的根據地，以厚殖北方的革命力量。

然而對胡景翼的這些苦心建議，已成為皖系督軍團一員的陳樹藩完全無動於衷，不惜引各路援軍相繼入陝，希望全力消滅靖國軍。因為對陳的澈底失望，西安拘囚時雖得陳的厚待與釋放，然立場各異，註定兩人終於愈行愈

<sup>160</sup> 孫幾伊，〈民國十年間之陝西〉，《時事月刊》，第1年第5期（1921年6月15日），收入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民國時事文獻匯編3》，頁331。

<sup>161</sup> 《胡景翼日記》，頁184，1919年6月15日。

<sup>162</sup> 《胡景翼日記》，頁264，1920年3月18日。

遠，未能履行收束靖國軍的承諾，在直軍入陝之後，甚至與陳樹藩正面為敵，且藉著討陳戰役，收繳陳部潰兵與槍械，實力迅速擴充。

直系閻相文憑藉優勢兵力入陝，逐出陳樹藩，馮玉祥繼為陝督，靖國軍的護法事業已經難以為繼，擺在眼前只有兩道選項：易幟受編或武力對抗反受編。胡景翼選擇前者，他認為靖國軍雖然收編陳樹藩的陝軍殘部，但新收編的軍隊有待進一步的訓練整頓，目下仍然遠非直軍之敵；而且軍事對抗，絕非陝民之福。藉由三原國民大會召開，他希望團結各路靖國軍易幟受編，一方面保存革命實力；一方面藉機轉型為國家正規軍，去掉土匪標誌。

擔任靖國軍總指揮兼第四路總司令，胡景翼深知靖國軍遭逢的困境與缺失，易幟受編已勢在必行，面對總司令于右任的責難，他百口莫辯。明知易幟主張會遭來強烈的撻伐，但他仍堅定意志，貫徹靖國軍易幟改編的決心，逐步化解諸般阻力，完成大部分靖國軍的易幟，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事。而靖國軍能夠尚稱完整的改編，始終未被直軍消滅或併吞，胡景翼實功不可沒。

總之，從民國 7 年開始建立靖國軍，歷經西安拘囚、重任靖國軍總指揮的每一個階段，胡景翼都盡心投入，希望扼止軍閥勢力，發揚革命大業，減輕陝民負擔，對靖國軍的貢獻和對革命的忠誠信念均無庸置疑。但主導靖國軍易幟，接受直系的改編卻引發內部極大的爭議，備受譴責。然經由本文的討論，卻證明在新的強敵之下，為了受編易幟問題，靖國軍內部已四分五裂，無論贊成易幟或反對，其實都是在為部隊謀出路，兩者殊途而同歸。胡易幟的主張難免投降或投機之譏，但卻也是避免陝西民窮財盡，且又保存甚至繼續擴張革命武力的不得不然之舉！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復旦大學歷史所編，《民國大事史料長篇》，第 3 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8 年。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2 月。

葉惠芬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 4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5 月。

林清芬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 5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

### 二、報紙、期刊

《大公報》，天津，1920 年。

《晨報》，北京，1920 年。

《盛京時報》，瀋陽，1920 年。

孫幾伊，〈民國十年間之陝西〉，《時事月刊》，第 1 年第 5 期（1921 年 6 月 15 日），收入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民國時事文獻匯編》，第 3 冊。

彭洪鑄，〈馮玉祥督陝後之局勢〉，《時事月刊》，第 1 年第 11 期，收入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民國時事文獻匯編》，第 3 冊。

### 三、專書、論文

李振民，《陝西通史·民國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3 月。

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收入李泰棻、宋哲元編述，《西北軍紀實》。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 年 7 月。

沈雲龍，《徐世昌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 8 月 1 日。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 7 月。
- 郭潤宇，〈郭堅被殺罪名考〉，《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 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第 4 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 年。
- 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上海書店根據 1949 年版影印。
-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 6 冊。北京：三聯書局，1978 年。
- 葉惠芬，〈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的建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2007 年 6 月）。
- 趙懷忠，〈靖國軍宿將郭堅〉，《渭南師專學報》，1993 年第 2 期。

#### 四、日記、文集、回憶錄、口述史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陝西靖國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王贊亭，《跟隨馮玉祥二十餘年》。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 月。
- 何 遂，〈關於國民軍的幾段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 51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年。
- 屈 武，〈激流中的浪花——五四運動回憶片斷〉，《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年 3 月。
- 馬伯援，《三十三年的賸話》。新竹：清華大學，民國 73 年 2 月 8 日。
- 〈靖國軍時于右任的五封信函〉，《陝西文史資料》，第 16 輯（1984 年 12 月）。
- 張文生，〈懷念于右任先生〉，《陝西文史資料》，第 26 輯（1984 年 12 月）。
- 張鈺，〈回憶陝西靖國軍始末〉，《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11 月。
- 章谷宜整理，《胡景翼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 月。
- 楊大乾，〈懷念于右任與靖國軍〉，《三原文史資料》，第 7 輯（1990 年 12 月）。
- 楊怡魯，〈紀時若先生事略〉，《富平文史》，第 12 輯。
- 趙云生，〈馮玉祥與陝軍之間矛盾的前因後果〉，《陝西文史資料精編》，第 5 卷，軍事派別上冊。西安：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劉恢先，〈陝西靖國軍拔旗易幟的片斷紀實〉，《紀念胡景翼將軍逝世六十年專輯》。

胡景翼與陝西靖國軍後期的演變（1920-1922）

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文史資料精選》，第3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

魏抱仁，〈陝西靖國軍末期內部鬥爭及胡景翼易幟〉，《陝西文史資料精編》。西安：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